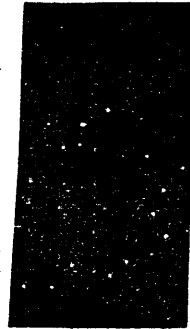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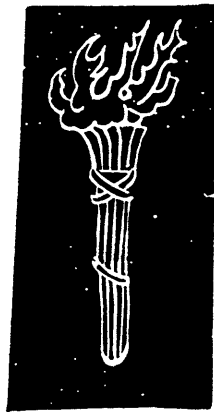
蕉風



悼海明威
殺人者
愁之女
飢餓之火
晨曦之前
六月以外
記憶裡的山
微笑
沙灘
深夜吟
湖上盪舟
在夾縫中

本期要目

莊重
海明威
李薇
陳孟
林蔭
周夢蝶
靜子
野薔薇
梁誌慶
夏虹
蔡文甫
集文



一九六一年八月出版



106



每份三角(中篇文叢不另收費)

編者的話



南方學院
KOLEJ SELATAN
SOUTHERN COLLEGE

書獻南院

獻書者：

沈美正

日期：

17/3/2000

目錄

編者的話..... (封面內頁)	含羞草 (散文)..... 憂 蕙 (17)
悼海明威..... 莊 重 (3)	沙灘 (散文)..... 梁誌慶 (18)
殺人者 (小說)..... 海明威 (5)	思念 (散文)..... 易草舒 (19)
愁之女 (散文)..... 季 薇 (9)	浪花 (散文)..... 陳 桃 (19)
飢餓之火 (小說)..... 陳 孟 (10)	鼻子 (小說)..... 魏子雲譯 (20)
赤道之歌 (詩)..... 馬 角 (11)	歌手 (小說)..... 嚴 青 (22)
甘榜加拉里的夜晚 (詩)..... 林 莪 (11)	深夜吟 (詩)..... 夏 虹 (23)
晨曦之前 (小說)..... 林 蔭 (12)	斷想 (散文)..... 于 青 (24)
六月以外 (詩)..... 周 蝶 (13)	湖上盪舟 (小說)..... 蔡文甫 (25)
記憶裡的山 (散文)..... 靜 子 (14)	凝望 (詩)..... 徐栢雄 (27)
微笑 (小說)..... 野 薔薇 (15)	

附中篇文叢一冊

在夾縫中..... 集 文

七月三日傳來海明威意外死亡的噩耗，舉世震動。海明威為當代偉大作家，他的逝世，實在是當代世界文壇一大損失；莊重先生在「悼海明威」一文中，對海明威的著作與思想作了頗為明晰的說明；正如作者所說的，「今日的海明威已『存在』於永恆中了」！為了使讀者能一睹海明威的創作態度和風格，本期我們特地增加四頁的篇幅來刊登他的短篇「殺人者」，希望各位能用嚴肅的心情去細心欣賞。

這一期，我們介紹的現代著名作品是「鼻子」，它的作者阿爾伯特·莫拉維亞是意大利當代最傑出的小說家，他的「羅馬婦女」一書，早經馳譽世界文壇。他曾兩次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金的候選人，雖然並未得獎，但，權威批評家相信諾貝爾獎金遲早會落在他的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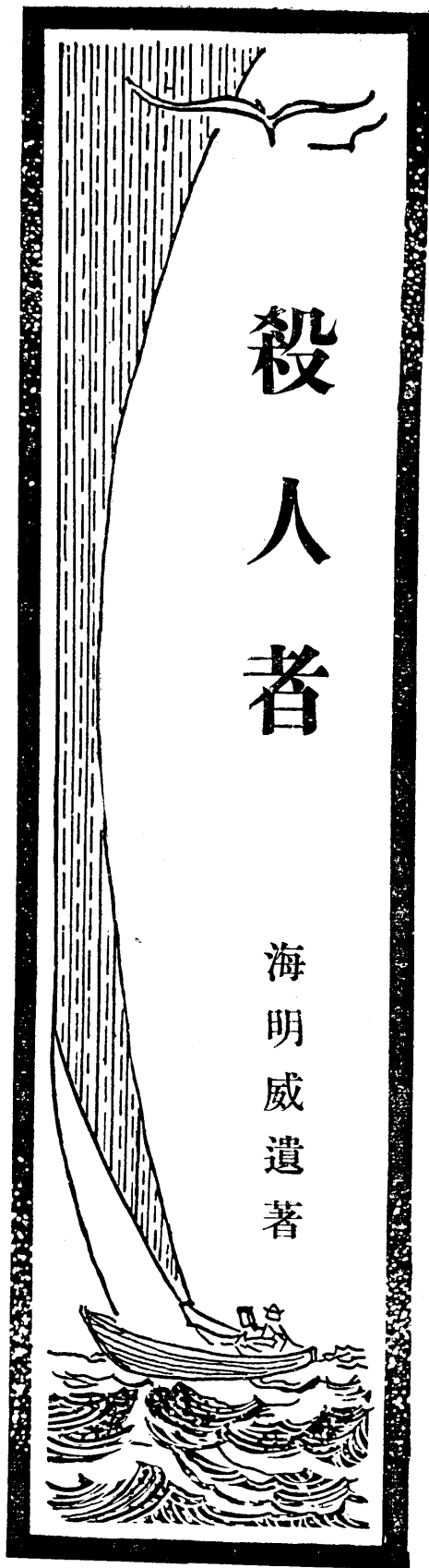
我們是相當盡力來培植年青的作家，本期刊出的「微笑」、「歌手」和「浪花」的作者都是初次和讀者們見面的；今後我們將陸續的把有前途的青年作者介紹給讀者。希望年青的作者提起勇氣來參加我們的耕耘工作；只要大家的作品够上水準，我們是一定刊用的。

由於正刊增加了篇幅四頁，本期的中篇小說選不得不稍減了一些篇幅，這只是暫時性的，自下期起，中篇小說選仍將恢復過去的份量。

最後，奉告函訂本刊的讀者：訂閱本刊，訂費必須用掛號信寄來，否則，如有遺失，本刊恕難負責。

殺人者

海明威遺著



亨利點心店的大門開着，有兩個人走了進來，在櫃檯前坐下來。

「吃什麼？」佐治問他們。

「我不知道，」一個說，「阿爾，你要吃什麼？」

外面的天色漸漸暗了，窗外路燈亮了。兩個人在櫃檯前翻看菜單。尼克·亞當斯在櫃檯的另一頭注視着他們。他在他們進來時，一直和佐治談話。

「我來個炒牛腰，加點蘋果沙水和馬鈴薯麵。」第一個人說。

「這菜還沒有。」

「那麼，寫在菜單上幹麼？」

「那是晚餐的菜，六點鐘才有。」

「佐治這樣說明。於是，他望一望掛在櫃檯後面牆上的鐘，又說：『現在還只五點鐘。』」

「不是已五點二十分了麼？」第二個人說。

「這隻鐘快二十分鐘。」

「哦，這隻鐘在見鬼！」第一個人說。「那麼，你們究竟有甚麼東西可吃？」

「夾肉麵包，樣樣都有，」佐治說，「火腿蛋，鹹肉蛋，鹹肉炒肝，或者牛肉片。」

「給我弄個油炙子雞來吧，放些綠荳，奶油沙水和馬鈴薯麵。」

「那是夜飯菜。」

「我們要的樣樣都是夜飯菜，噓，你們的生意這樣子做法！」

「火腿蛋，鹹肉蛋，鹹肉炒肝，我們祇有這些。」

「算了，拿個火腿蛋來吧，」那個名叫阿爾的說。他頭戴一頂圓頂氈帽，身穿一件胸口有鈕釦的黑外套；他的臉龐又白又小，兩唇緊閉着。他圍着圍巾，還帶着手套。

「給我弄個鹹肉蛋來，」另一個人說。他的身材和阿爾相差不多。面貌可不同了，但衣服又穿的像雙生子一般。兩個人穿的外套都是太緊了。他們兩肘抵在櫃檯上，身子靠前坐着。

「喝的有什麼？」阿爾問。

「銀啤酒，啤酒酒 (have) ，生薑啤酒。」佐治說。

「我問你有什麼酒可喝的？」

「我剛剛說過了。」

「這可是個熱鬧的市鎮，」另一個人說。「叫什麼鎮？」

「沙密志。」

「你可曾聽到過這名字？」阿爾問他的朋友。

「沒有，」他的朋友說。

「你們在此地晚上幹什麼？」

「你們在此地晚上幹什麼？」

阿爾問。

「他們吃夜飯，」他的朋友說。

「他們都來此地，大吃特吃。」

「這樣好呢，」佐治說。
「那麼，你以為那是好的？」
阿爾問佐治。

「當然囉。」
「你是個極伶俐的傢伙，是嗎？」

「當然囉，」佐治說。
「唔，你可不是，」另一個身材短小的人說。「阿爾，他呢？」
「他是不說話的，」阿爾說。
他掉頭去問尼克。「你名字叫什麼？」

「亞當斯。」
「又是一個伶俐的傢伙，」阿爾說。「瑪克司，他不是個伶俐的傢伙？」

「這櫃上的人全都是伶俐的，」瑪克司說。
佐治將兩個大盆子放在櫃檯上，一盆火腿蛋，一盆鹹肉蛋。他又把兩碟子油煎馬鈴薯放下去，便去關上那通廚房的小窗。

「那一盆是你的？」
「你還記得麼？」
「火腿蛋。」
「好一個伶俐傢伙，」瑪克司說。他身軀朝前，伸手去拿火腿蛋。兩個人都帶着手套吃菜。佐治看着他們吃。
「你看什麼？」瑪克司盯着佐治問。

「不看什麼。」
「看的是畜生！你不是儘管在望着我麼？」
「這孩子也許以為在開玩笑，」瑪克司說，「阿爾說。」

佐治笑了。

「你不該笑，」瑪克司對佐治說，「你終究是不該笑的，知道麼？」

「知道的，」佐治說。
「他還自以為是，不錯哩，這也是個好傢伙。」瑪克司對阿爾說。
「哦，他是個思想家呢，」阿爾說。他們繼續吃着。

「在櫃檯那面的好孩子叫什麼名字？」阿爾問瑪克司。
「噲，伶俐的孩子，」瑪克司對尼克說。「你繞到櫃檯那端去和你的年輕的小朋友在一起吧。」

「那有什麼意思？」尼克問。
「沒有什麼意思的。」
「伶俐的孩子，你還是到那邊去的好，」阿爾說。尼克就繞着走到櫃檯後面去了。

「那是什麼意思？」佐治問。
「不干你事，」阿爾說。「誰在廚房裏？」
「你說黑人，那黑人是幹什麼的？」

「那黑人是廚師。」
「叫他過來。」
「你們到底以為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很知道是在什麼地方，」那個叫瑪克司的說。「難道我們有點呆相麼？」

「你的話說得很笨，」阿爾對瑪克司說，「你同這種孩子發什麼議論？噲，」他又對佐治說，「叫那黑人走出來。」

「你要他來幹什麼？」
「沒有什麼。你自己想，伶俐的孩子。我們對一個黑人會怎麼的？」

佐治打開通廚房的小窗，喚道：「山姆，到這裏來一下。」
通廚房的門打開了，黑人走進來。「有什麼事？」他問。在櫃檯前的兩個人朝他看了一眼。
「好，黑人。你就站在那兒，」阿爾說。

黑人山姆穿着圍身，站在那兒，盯着那兩個坐在櫃檯前的人，嘴裏應着：「是，先生。」阿爾便從高凳跳了下來。

「我同黑人和伶俐的孩子到廚房裏去一下，」他說，「黑人，回廚房去。伶俐的孩子，你也和他一道去。」那個身材短小的人跟在尼克和廚師山姆後面，到廚房裏去了。他們一走進廚房，門就砰的關上。那個叫瑪克司的，坐在櫃檯前，面對着佐治。他可不朝佐治看，而在窺視鏡在櫃檯後面的鏡子。這寧利點心店原是由一月酒店改造的。

「唔，伶俐的孩子，」瑪克司一邊說，一邊儘在朝着鏡子望，「你為什麼不講話呢？」
「噲，阿爾，」瑪克司喊着，「伶俐的孩子要知道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
「你為什麼不告訴他呢？」從廚房裏傳出阿爾的聲音來。
「你究竟怎麼想着呢？」
「我不知道。」
「那麼你在想什麼呢？」

瑪克司說話時，一逕望着鏡子。

「我不願說。」
「噲，阿爾，伶俐的孩子說他不願把他所想的都說出來。」

「我聽得見的，好，」阿爾在廚房裏說着。他把那碟子遞進廚房的小窗打開了，用胡椒瓶擰着。「噲，伶俐的孩子，」他從廚房裏對佐治說。「站得離櫃檯遠一點，瑪克司你情爲靠右邊一點。」他倒像一位照相師在佈置拍國體照。
「告訴我，伶俐的孩子，」瑪克司說。「我們要殺死一個瑞典佬。你可知道那個大個子叫奧兒·安特生的？」

「知道的。」
「他每天晚上都來此地吃東西的麼？」

「他有時候來的。」
「他到此地是六點鐘，是不是？」

「如果他來的話。」
「這些我們全都知道了，伶俐的孩子，」瑪克司說。「談些別的罷。你常去看影戲麼？」

「難得的。」
「你應該常常去看看。影戲對於一個像你這樣伶俐的孩子是有好處的。」

「你們爲什麼要殺死奧兒·安特生呢？他對你們有什麼過不去的事？」

「他永不給我們一個機會，幹些什麼事情。他甚至從不接見我們。」

「他祇來看過我們一次，」阿爾從廚房裏說。

「那麼，你們爲什麼事要殺死他呢？」佐治問。

「我們是爲了一個朋友，要結果他。爲了討一個朋友的好，伶俐的孩子。」

「閉嘴，」阿爾從廚房裏說。

「你太噁了。」

「唔，我要伶俐的孩子愉快一點，不是伶俐的孩子？」

「你的話太多了，」阿爾說。

「黑人和我那孩子却在自已作樂呢。我把他們兩個裝得好像尼庵裏的一對尼姑。」

「那麼你是在尼庵裏了。」

「這話你永遠不知道的。」

「你原來是在一個真正的尼庵裏。原來你是在尼庵裏啊。」

佐治抬起頭來看時鐘。

「如果有人進來，你就告訴他廚司走了，如果他們再追問下去，你就說你可自己下廚房去做菜，這點辦得到？好孩子。」

「好，」佐治說。「過後你們可要把我們怎麼樣呢？」

「那要等着瞧了，」瑪克司說，「這種事情不到時候是永不明白的。」

佐治再抬頭朝時鐘看了一下，已是六點一刻了。店門從外面開進來。一個開電車的走了進來。

「哈羅，佐治，」他說。「有晚飯吃麼？」

「廚司山姆出去了，」佐治說。

「他大約要過半點鐘纔回來。」

「那我還是到街上別片店裏去罷，」開電車的人說。佐治看看那時鐘，六點已過二十分了。

「好極了，好孩子，」瑪克司說。

「你是一個真正的小紳士。」

「他知道我要斫去他的頭，」阿爾從廚房裏說。

「不，」瑪克司說。「不要那樣說，伶俐的孩子是好的。他真是一個好孩子，我喜歡他。」

到了六點五十分，佐治說：「他是不來了。」

另外有兩個客人來到這點心店裏。佐治便到廚房裏去，很會做似的做了一客火腿蛋夾肉麵包，那是一個客人要帶回去的。在廚房裏他看見阿爾了，那頂圓頂帽歪戴在背後，坐在靠近小窗的高檯上，鋸截似的鞞彈槍，放在架子上。尼克和廚司背靠的在一個角落裏，他們兩個人的嘴裏，都含着一塊手巾。

佐治做好了夾肉麵包，用油紙包着，放在那隻帶來的袋子裏，於是那個客人付了錢就出去了。

「好孩子什麼事都能辦，」瑪克司說。「他既能做菜，那就什麼都能做了。你娶了女人也可以使她成個好老婆，伶俐的孩子。」

「唔？」佐治說。「你們的朋友奧兒·安特生是不來了吧。」

「我們再等他十分鐘看，」瑪克司說。

瑪克司注視着時鐘與鏡子。時鐘的針指在七點鐘了，不一會又指

在七點零五分鐘上。

「噲，阿爾，」瑪克司說。「我們還是走吧。他是不來了。」

「我看還是再等他五分鐘吧，」阿爾從廚房裏說。

在這五分鐘裏，又有個客人進來，於是佐治就說廚師患了病。

「你們幹麼不另請廚師呢？」那個客人問。「你們不想開點心店了嗎？」說罷，他就出去了。

「噲，阿爾，」瑪克司說。「把兩個好孩子和黑人怎麼辦呢？」

「他們都是好的。」

「你以爲是好的？」

「當然。我們已用過他們。」

「我可不喜歡，」阿爾說。「拖泥帶水的，你太噁了。」

「哦，幹麼的？」瑪克司說。

「我們只是說說笑話，不行麼？」

「你老聲那樣太多開口的，」阿爾說。他從廚房裏走了出來。鞞彈槍的彎曲的槍身，在他那穿着太緊的外套下面，微微的凸了出來。他用帶着手套的手把上衣拉直了一下。

「很久了，好孩子，」他對佐治說。「你交了好運道了。」

「真的，」瑪克司說。「好孩子，你該去買馬票。」

他們兩個出門去了。佐治從玻璃窗裏看他們走過孤燈，穿過街道。他們穿了很緊的外套，戴了圓頂帽，好像兩個法國賣技的人。佐治從彈簧門裏走回廚房去，把尼克和黑人解了下來。

「這種事情我受不了，」廚師山姆說。「這種事情我受不了。」

尼克站了起來，他從沒有嘴裏塞手巾的經驗。

「唔，」他說，「真叫見鬼。」

他強要裝出虛張聲勢的神氣。

「他們是來殺奧兒·安特生的，」佐治說，「他們要等他進來吃東西時向他放槍。」

「是那個奧兒·安特生麼？」

「當然囉。」

廚師用拇指摸摸自己的嘴角。

「他們都走了？」他問。

「唔，」佐治說。「他們已走了。」

「討厭，」佐治對尼克說。「你最好去看奧兒·安特生。」

「好。」

「這種事情，你還是不去管他們的好，」廚師山姆說。「不要多管閑事的好。」

「你不高興去就不要去罷，」佐治說。

「一捲入到這種事件，你怎麼辦呢，」廚師說。「你不要去管這閒帳罷。」

「我可要去看他，」尼克對佐治說。「他住在那裏？」

廚師把頭掉轉了。

「年輕的孩子只知道要幹甚麼就幹甚麼，」他說。

「他住在希爾士公寓，」佐治對尼克說。

裏照下來。尼克沿電車路走去，走到第二盞孤燈的地方，彎入一條小路。沿街第三所房子便是希爾士公寓了。尼克跨上二層階梯，拉一下鈴，有個婦人走到門口來。

「奧兒·安特生是住在此地的麼？」

「你要見他麼？」

「是的，如果他在家的話。」

尼克跟在婦人後面，走完了扶梯，走到走廊盡頭。她在門上敲了一下。

「那一個？」

「安特生先生，有人來看你。」

「那女人說。」

「是尼克·亞當斯。」

「進來。」

尼克打開了門，走了進去。奧兒·安特生和衣直躺在牀上。他本是一個重量級標比賽家，他是睡得太久了。他的頭枕着兩個枕頭。他可並不朝尼克看一下。

「有甚麼事麼？」他問。

「我在亨利點心店裏，」尼克說，「有兩個傢伙到店裏來，把我和廚師都綁住了，他們說要殺死你。」

他說話時，聲音有點笨腔，奧兒·安特生一聲不響。

「他們把我們關在廚房裏，」尼克繼續說。「他們要在你來吃晚飯時用鎗打死你。」

奧兒·安特生儘朝牆望着，一句話不說。

「佐治覺得我來通知你一聲的好。」

「這種事，我是沒辦法的。」

奧兒·安特生說。

「我可以告訴你，他們的樣子是怎樣的。」

「我不想知道他們的樣子怎樣，」奧兒·安特生說。他儘望着牆頭。「謝謝你特地來通知我。」

「那是沒有甚麼的。」

尼克望着那直躺在牀上的巨人

「我去報告警察好不好？」

「不，那是沒有甚麼好說的，」奧兒·安特生說。

「那麼，我還有甚麼事情可幹？」

「不，沒有甚麼事情可幹的了。」

「也許那只是一種恫嚇罷。」

「不，那不祇是一種恫嚇。」

奧兒·安特生翻轉身，朝向牆壁。

「唯一的難處，」他對着牆說，「我還下不了決心，要不要出去。」

「我今天整天在這裏。」

「你不能逃出這市鎮麼？」

「不能，」奧兒·安特生說。「我就是轉帳逃着也已沒辦法了啊。」

他還是朝牆望着。

「現在已沒法可想了。」

「你不能設法收拾一下麼？」

「不能。我弄錯了。」他還是用同樣平淡的調子說。「無論如何沒辦法了。停一會，我決計跑出去吧。」

「我還是回去關照一聲佐治吧。」

尼克說。

「好，再會，」奧兒·安特生說。他並不掉轉來朝尼克看。「謝謝你特地來通知我。」

尼克出去了。他在關門時，看見奧兒·安特生穿着全身衣服，朝着牆直躺在牀上。

「他整天在自己房裏，」房主婦在扶梯邊說。「我想他大概身體不好吧。我會經對他說：『安特生先生，像這種晴朗的秋天，你該出去走走啊。』但他似乎沒有這種興趣。」

「他不想出去。」

「他身體不大好，我很不安哩，」那婦人說。「他是一個怪好的好人呢。你知道，他是一個鬥拳家呵。」

「我知道。」

「你不仔細看他的面貌，是永不會知道的，」那婦人說。他們站在街門口談着。「他是很柔和的呢。」

「好，再會，希爾士太太，」尼克說。

「我不是希爾士太太啊，」那婦人說。「她是此地的老闆娘。我只是來為她照顧的。我是密修斯·柏爾。」

「那麼，柏爾太太再會罷，」尼克說。

「再會，」那婦人說。

尼克在黑暗的街道上走着，走到了孤燈下的轉角上，於是沿着電車路，回到了亨利點心店，佐治還在裏面，在櫃檯後面。

「你會到了奧兒麼？」

「會到的，」尼克說。「他在自己房裏，不想出來。」

廚師聽見尼克的聲音，從廚房裏把門打開了。

「這種話我聽也不要聽，」他說着就把門砰的關上了。

「你把這事件告訴了他麼？」

佐治說。

「當然囉，我告訴了他，可是這事件他却統統都知道。」

「那麼，他打算怎麼樣呢？」

「他不打算怎麼。」

「他們將殺他麼？」

「我想他們將……」

「他一定在支加哥捲入什麼事件了。」

「我也這樣想，」尼克說。

「那倒是一件可厭的事情呢。」

「那簡直是一件可怕的事，」尼克說。

他們一聲不響了。佐治走去拿了一塊揩布，拭着櫃檯。

「我很奇怪，不知他幹了什麼事？」尼克說。

「作弄了人罷。他們因此要結果了他。」

「我要逃出這市鎮了，」尼克說。

「唔，」佐治說。「逃走倒也是個辦法。」

「我想到他在房裏等着，而且知道快要被殺死了，這事我受不了，這真是太可怕了。」

「唔，」佐治說，「這種事情你還是不要去想的好。」

珍惜這可愛的早晨

轉轉轉

你聽：太陽的金馬車

不知道你是誰。也許你像一朵白百合，孤零零的開着一朵白色的花。那白玉的花瓣，輕輕的兜着，像一隻美麗的酒杯，盛着的可不是酒，是春天早晨的露水。

不知道你是誰。也許你像半空裏的一隻雲雀，孤零零的撐開着寂寞的雙翼；那花斑的羽毛，連綴起來，像兩把美麗的扇；搵的可不是熱，是寂寞的靈魂。

你究竟是誰？一個愛做夢的少女。長長的睫毛、大大的眼睛，細細的眉。

夢境與現實，畢竟有些距離，好像隔了幾重山幾道水。於是，歡笑便像凋謝的玫瑰。

既熱情又冷漠，既謙虛又自負，既快樂又哀愁、既拘謹又任性，既高貴又自卑；既像Q型，又像A型。總之，將成熟未成熟。想出人頭地而落落寡合——多麼複雜的性格、不穩定的性格、可愛而可慮的性格；充份代表着一個多彩多姿的少女年代。時晴時雨，連天氣也沾上了淡淡的憂鬱。

這些都不礙事，不正常的正常，不和諧的和諧，不健康的健康。



一粒珍珠串綴起來，珍珠項鍊忽然斷了線，那些散亂飛跳的珠子如急雨，是你的眼淚；一片花瓣編織起來，玫瑰花環忽然鬆脫了，那些花瓣隨風像殘雲，是你的笑靨。

值得驕傲的年齡，這年齡享有一切特權。一切充滿好奇，難免也充滿衝動。

你的幻想多麼美麗，有時你是童話裏的公主，捧着金蘋果和銀蘋果——金蘋果是智慧，銀蘋果是美麗。有一段愛情，有一片熱心，可是，天下所有的男孩子，好像都是俗物。

冀希着愛情，並不太懂得愛是怎麼回事。只取不予，其實，真正的愛情恰相反，有着一個至高無上的境界。有時感覺非常富有，其實非常貧乏；有時感覺非常充實，其實非常空虛；有時感覺充滿希望，其實非常失望。尖銳的對立，顯然的矛盾，情感和理智的衝突，在小小的心靈中是何等沉重的負荷。當然困惑，當然痛苦。可是，別害怕，別胆怯，別憂愁；父母、師長、哥哥或姐姐，都是過來人；他們的經驗，他們的關切和愛護……

也許你的個性很強，這並不壞。個性等於我們的脊椎骨，是挺不起來的。人應該自信，然而人家不一定全錯，自己也不一定全對；聽聽人家說的，也很不壞。虎克和牛頓，不朽的科學家，一對極好的朋友。以牛頓的成就，還說他是站

季。
薇。

在虎克的兩肩上，自己才顯得更長，看得更遠。有成就的大科學家如此，我們又如何呢？

熱情和幻想，是兩隻翅膀，有了它，可以飛上天去和星星捉迷藏。也可以拿眉月兒當作小船撐；更有許多長着蟬翼的安琪兒，來作遊伴。童話的世界，出奇的美麗和可愛。可惜，安徒生早已不在人間。

幻想究竟是幻想，幻想不等於理想；肥皂泡沒有不破的。那些五彩的泡泡破滅時，留下的是空虛和悵惘。你就為這件事而愁眉不展麼？

功課是那麼繁忙。緊張和忙碌，使你透不過氣來麼？馬上又要考試是不？平時按部就班，一切可以處之泰然，更用不着開什麼夜車。一夜充足的睡眠，對於健康和學業，遠比生吞活剝的熬到天光有益得多。讀書的時候，靜下心來，拋棄一切雜念；該玩的時候，拋開康德、莎士比亞，盡情去玩。這真是一生當中，最可貴黃金時代，有什麼不高興呢？

也許你正為那一羣男孩子煩心麼？他們是同學，也是朋友；同學和朋友，都是我們同樣需要的。愛情與友誼，正有着些微差別，相同的是，是同樣充滿好心與善意，坦率而真誠，寬容與大度。希望人家伸手給你，何如伸手給人呢？希望陽光進來，總得先把窗子打開！



饑餓之火

· 陳孟 ·

他的兩脚無力，膝蓋發軟；他的腦袋很重，眼睛昏花；他又想嘔吐。他知道他餓。而且餓得厲害，他已經兩天沒有吃東西了。

「我不能再走路了，」他想。于是，他踉蹌着步伐走向屋簷下，背靠着牆壁，然後慢慢地滑坐到地上。

一條馬路橫在他的面前。路上，人來人往，車來車往。但他垂下眼簾，他無心顧及那些，何況，任什麼物體，刻下在他眼裏都是模糊的了。

他迷迷糊糊地坐着，不曉得時間的消逝。

不知什麼時候，有什麼東西滾到他的腳邊，並且有人嚷着說：

「哎呀！掉了一粒麵包！」

「算了，已經餓昏了，不必捨了……這裏不是個乞兒嗎？撿給他吧！」

「麵包！」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那確實是的，他腳邊的

東西。他的眼睛亮了，他分明地看見它。使他眼睛變亮的是飢餓之火。那次從他腸胃裏面燃起，自他的眼睛伸出它的舌頭，就像那猛烈的野火捲去一切可燃物，它捲住了那個麵包……

他在街道旁邊喝下大量的自來水。他覺得他舒服了。

抹掉嘴角上的水滴，他呼出一口氣。但忽然有一陣悲涼之感侵進他的心裏，恍如他現在這處身于一個荒寂無人的墳場，在一個冷風淒淒的薄暮裏面。

「那麼，我現在是個乞兒了，」他黯然地想：「然而，不過兩天前，我還有個家……」

但那是怎樣的一個家呢。在一間快要塌倒的屋裏，閣樓的一角，在六呎見方的白鋸板下，這便是他安身的地方。他的同伴是個窮作家，或者毋寧說，窮作家在他無家可歸時收留了他，而以幫助自己作為條件。他的工作是：抄稿、購買並且準備食物，再加上其他跑腿的事

情。窮作家是屬於落魄者的一類。窮作家寫得多，不分晝夜地寫；而發表出來的却極少極少，換來的稿費只够他們倆吃個半飽。可是，悲慘的命運還不放過窮作家，如同不放過他：窮作家為了生存而拼命地寫作，結果却得來死亡：在一個夜裏，窮作家仆倒在牛奶箱做成的桌上，枕着一大堆用心血寫成的稿子，永別了他。

他於是被人從閣樓上趕下來了。他沒有錢，他付不出積欠着的房租。

「那雖然是一個不成樣的家，然而，我現在連那樣的家也不能有了。」他想，他的淚水濺出眼眶。

飢餓之火又一次在他肚內燃燒了。他回想這幾天內的事情，就像回想過去的遙遠的事物一樣，見的似乎是属于夢魘的……

他果真成了乞兒了……

白天，他沿門挨戶去向人們哀求，希冀着人們的五分一角給予

；晚上，他躺在籬樓裏，傍着他的緊閉的大門。蓋着一條破被。

昨天，下了整日整夜的雨，他望着天發悶。而今日，天空佈滿陰霾；他出去了，可是，碰到的臉孔都好似老天。

于是，又是兩天，又是餓了兩天。

一輛汽車疾駛而過他的面前，他想：「我也見爹娘養的……」他又流淚了。

他的父母親離開他太早了。一個是泥水匠，在受了生活的暴襲的創傷之後，從三層樓上翻了一個筋斗，跌下地來，從此永遠張着他那兩隻可怕的眼睛。一個是人家的女傭，因着她的姿色，受人覬覦，受人侮辱，受人迫害，終於在一次大病中丟了生命，棄他不顧……

然則遲些離他又如何呢？泥水匠、女傭，他們能做些什麼呢？

這不知是第幾次，第幾次飢餓之火在他體內做它死灰復燃的焚燒

……而他的感覺永不會遲鈍。
他從街上回去，結束了最後一
次的夜的乞食，挪動他疲憊的脚步
，帶着他的空空的肚皮。
走着，夜街原無人，現在忽然
出現了一個人影，那是小小的人影
。他掠過他的身旁，他看到他有一
個光頭，它出奇地圓……他拿着一
個籃子。
火要燒去一切可燃燒的……那
籃子……而且飢餓之火喇……
他轉身，心情激動地；接着，
他把籃子猛的搶過去。
「媽呀！」隨着一聲童稚的驚
叫，是驚極而哭的聲音。
他跑着，力氣不知從何而來。
在燈光下，他從籃裏翻出三個
麵包，並且，還有五張一元的鈔票
。他把籃子丟掉了，把鈔票藏進袋
裏，把三個麵包通通吃掉。飢餓之
火滅了。他慢慢地走着。
他經過一條小巷。小巷黑黝黝
，在巷尾有一些微弱的光從兩扇的
門射出來。他聽到叱喝聲：
「好容易才借到幾塊錢，你就
這樣把它丟了！」
還有低低的哭泣聲。
「明天看你吃什麼，一角錢也
沒有了！」
又是飢餓之火在燃燒……
「我的不義之財，分一點給他
們吧。」他想，他抽出一張鈔票，
他走進門去。
可見他在門邊看到一個光頭，
它是出奇地圓……他喊了一聲，飛
快地跑了出來，遠遠地逃了……

赤道之歌

。馬角。

燃燒的漁網被撒出
空中有許多細碎爭鳴的玻璃
似乎每日都如此，一朵盛開的微笑
高高的掛在熟悉的雲上
病牡丹盤旋於空蕪的天庭
長年紅紅的，經過那夜
日子被染得紅紅的

石洞擠壓在一起，互相仇視
這些碑文，這些碑文
爬蟲露齒，大大小小看見日出
濕滑的尾巴，把叮嚀的枷鎖
搖得叮嚀叮嚀的
那回顧的眼，已失去流淚的本能
對流雨，對流雨在日午笨拙地
上下的爬走着
在這天氣，沒有人不可以變成抽象

叮嚀叮嚀，有時古舊的驢車會從海上來
達爾文証實過人類也會是有尾族
屋宇的窗口有多毛的手伸出
對每一個輕信的行人耳語
——進來進來，這世界很多怪事

公路上，閃光的樹葉
拍着小手夾道歡迎
陽光下，這王國要萌發
交尾的季節，在那一年
佛洛依德（註）的聲音
從海拔一萬呎的火山口奔湍下來
啊！日子有如一頁雜貨店裏的流水帳
瀑布之下，城市變成霉黑
蛛網麻痺地伸出迷漫的四肢

牡丹在爬蟲們的頭頂盤旋
空中的微笑大大地盛開
紅紅的，在那夜裏
整個季節染得紅紅的

註：佛洛依德是近世最偉大之心理學家，
其對於夢的解釋尤有深入之研究。

甘榜加拉里

的夜晚。林莪。

林梢沐浴在乳光裏，
周遭謐靜且溫柔；
我們圍坐在小營旁，
忘了艷陽下跋涉的艱辛。

甘榜裏的居民趕來了，
熱情的姑娘也姍姍而到；
大家圍在熊熊營火旁，
臉上閃耀的是誠摯的光。

她們親善的慰問，
他們豪爽的朗笑，
觸起多情的小伙子，
「這樣溫柔的夜裏該有吉他彈！」

沒有吉他又何妨？
心的交流彼此都領會；
草坪上聽老者的故事，
把一切的存在都拋到雲霄。
夜深凝露跌落在眼紗，
團聚的人羣才踱步歸去，
我們乘興踏出營來，
發現月光顯得格外瑩亮！



晨曦之前

林蔭

從早晨到夜半，他都像一個幽靈，踉蹌於街頭，忘却了所有的存在，甚至忘却了自己這一個活着的肉體。

直到凌晨的鐘聲響過，他才騎着自己洒在昏黃路燈下的影子，像划着一艘顛簸的烏蓬船那樣，一頭一腦地回到他那湫隘而齷齪的斗室。

他把自己慵倦的軀體，一古腦地攤擱在那冷硬的木板上，閉上疲癆的眼睛，長長地噓了一口氣，企圖將鬱結在心裏的那股煩愁和苦悶吁吐出來。然而，這是徒然的。

於是，默默地，黑暗在窺視他；寂靜在詛笑他；時間像一道河，靜靜地在他的身邊流過，流出那扇細小的窗子，流向那無盡黑暗的夜空……

他伸手摸摸枕畔，冷清的，頓覺觸摸到了空虛和悲哀。

「她正躺在陌生男子的懷裏吧！」他這樣想，耻辱和恐怖像一個洶湧的浪，湧向他快然的寸心，湧在他整個孱弱的靈魂上。

他狠狠地用瘦的手，抓着自己的胸襟，鬚髮要把那砰砰跳動的心也抓出來，看看它是冷的，還是熱的。

他從沒有怨過他的妻子，即使此刻也是如此。因為，她是一個善良的馴貼的女人，她愛她的丈夫甚於愛自己又年青又美麗的生命，雖然她此刻又背着丈夫，去以她柔滑的肉體來奉迎和忍

受一個又一個陌生男性的蹂躪。

這時節，一陣接一陣連續的嗆咳，使他感到氣喘，喉嚨癢癢的，再一咳，一口濃痰吐了出來，他用手帕接着，斜欹起身子來，嗅到一股血的腥氣。

「我這結核病不會好了，為什麼還懶懶地活着，讓她去受苦呢……」他喃喃的自語後，一個意念在他的腦海掠過：「這裏離海邊不遠，明天在晨曦之前，趁濃霧漫天的時刻，從這斗室走出去，十分鐘便到海邊，一縱身跳進海裏，不消一刻，一切都了結，在霧裏發生的事情，也將會跟沒發生前一樣，一切都和平而安謐，海水仍流着，把世世的悲哀也流去了。」

「噯！噯！噯！」壁上那個像他一樣患了癆病似地的古老掛鐘，沉重卻又清脆地響了三下。噯，三點鐘了。離晨曦還有兩三個鐘頭。

自殺的人總該有片紙遺囑吧！他這樣暗忖着。跟着骨碌地爬起來，扭燃電燈，走到桌前，拿起自來水筆，撕一張日曆，就準備在這張日曆上寫下自己死前應說的話，好讓自己死去後，她也得到一個明白。

——我死了仍愛着的芬：

寫完這一句，鋼筆再寫不出水來。他用力地抖了兩下，這仍寫不出來，按按吸管的掣，知道墨水用乾了。他搜索一下檯面，墨水瓶不見了。他馬上醒起，它昨晚給自己在歇斯底里的時候擲向

牆角摔破了。

他吁了口氣，放下鋼筆，順手拿鉛筆來寫，用鉛筆寫也好，反正此刻的心像鉛一般沉甸，他這樣想着，垂下頭，繼續寫下去：

——我知道你瞞着我受苦，全然因為我給你的累贅。我感動於你對我底愛，然而我是有罪的，因為我活在你的痛苦上。

——你騙我，說你通宵達旦地到外面去，是去替一個夜生活的女人看孩子。我是相信你的，因為我一直都相信你甚至於相信自己。

——可是，你仁慈的謊言，昨晚被我無意間在一間下級旅店門口揭破了！

——你可以想像到，剎那間我是如何地痛苦喲！我在街上掩面痛哭起來了。

——我自己帶給你的不幸；哭自己在你的痛苦上貪戀人生……

——我不會怨對你，因為你底謊語是仁慈的——為了沉病的丈夫而去做自己不願做的事。

——芬，我不能再掙扎着生存下去了。我活着，兩個人受苦；我死去，得到安息，你也可以另找一個歸宿。你年青美麗而善良，任何一個人碰上你都會愛你。我可不行了，剛才嘔了一大口鮮血，我想我已經有一隻腳踏在死亡的門檻上了。

——這片紙話語算是我的遺囑。我沒有什麼留給你，甚至連我那顆心，也將在晨曦之前帶進海裡去了。我能留給你的，就是在這裡再說一句

——我死了也在愛着你！

他頹然地放下筆，鼻子一酸，兩大滴在眼簾上懸掛了許久的淚水，潸然而下。

「鏗！鏗！鏗！鏗！」壁上古老的時鐘響了五下，那麼沉重，像教堂替死人做彌撒的鐘聲。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推開那扇小窗櫺，一陣夾着些微寒意的風，撲向他瘦癯的臉上，使他打了個寒噤。

他極目望向遠處，這城市仍靜悄悄地躺着，那麼和平，靜謐。天空的黑色漸漸淡褪了，然而，這在他的感覺中，像死神在向逼近……

他恐懼地掉轉頭來，眼睛裡閃着光芒，目光觸及到斗室內的一切，都產生一陣眷戀的感覺。別了，桌子。別了，床。別了，房子。別了，永別了，芬。

最後，他掩着面，啜泣起來，……一顆昏黃的晨星，在窗外的灰色天空閃爍着。

一陣晨風湧進來，吹起桌上那張寫在日曆上的遺囑，落在他的眼前，像簽了自供後的死亡判决书。

在指縫間，他窺見 色馬上就要爬進窗子來了。「是時候了。」他悲哀地暗着，俯身拾起他的遺囑，準備放回桌上。

「不好好地躺着休息，這麼早準備到那裡去？」妻的隣愛的聲音在門口響起來。

他轉過頭來，妻已站在他面前了。那雙慵倦而帶着無盡的愛的眼睛，注視着他。像一變無形的手，在撫摸着他整個靈魂。

他眼前一黑，遂而悄悄地乘妻子不覺，把那一片紙遺囑擲出窗外去。

「鏗——鏗——鏗——鏗——鏗——」
光爬在窗櫺上，偷窺着兩個親密的身影：

六月之外

周夢蝶

你們中誰，無罪的，誰就可以拿石頭打她。

——約翰福音

這是甚麼生活？

眼睛吊着，一顆蜘蛛之絲的心吊着想着那「或者」！也許

他，是一個奇蹟——

不雷駭，不橫眉豎目

沒有液臭，沒有濃髻如麥芒

甚至，沒被毒蛇咬過……

這是甚麼生活？

在安息日我獨不得安息！

我必須儘早把疲倦包紮好

把瑪格麗特不戴的花戴起

把上帝恩賜我的那張光煥的臉藏起

重新髹漆！以貞靜與妖冶

以天堂與地獄混合的油彩。

我必須以同等的野蠻與溫柔

絞纏每一個仇敵絞纏着我的。

不管他是小白樺，還是枯柳

不管他是巴拉巴（註一），還是耶穌

更不問他是從琵琶湖畔來

還是從木馬餓空的腹中

他底名字是蟹行？還是人立……

當夜色驟亮時

我必須努力忘記我是誰！

當獵人底貓兒眼穿過荒野底呼喚（註二）

當我像野荸薺一般連根被拔起——

沒有一扇天窗比這一扇更低、更暗

沒有一道扶梯比這一道更瘦、更陡

盲目與盲目對視着崩眩的虛無！

這是甚麼生活？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三百六十五日風雪

我囚凍着，我被囚凍着

鬍鬚地獄門內一把廢鎖！

空中嘯的羣鳥，海上飛的羣魚

我在那裏？既非鷹隼，甚至也不是鮫人

我學螻蛄，祭養自己以自己底肉血。

過來的人們說，在天國，在六月

月亮底白，不是太陽底那種白——

如果她一眼就把你曬黑（註三）

傾約旦河之水也難為洗雪；

當審判日來時，當沉默的泥土開花時

你將拌着眼淚一口一口嚥下你自己

縱然你是螻蛄，空了心的！在天國之外

六月之外。

附注：巴拉巴，劇盜名，與耶穌同死。

又：約翰躑躅荒野，呼喚罪人：「悔改吧，天國已經近了。」

又：她，指月亮，陰邪或罪底象徵。

記 憶 裡 的 山

有的人熱愛山，有的人喜歡海；告訴你吧，我是挺愛山的，尤其是那峻嶺高山！因為它們具有英雄的气魄，也具有像烈士般的倔强的精神！再加上我那快樂的童年，是在中國湖南著名的九凝山下消磨。

九凝山是一座橫互湘桂兩省的高山，既雄偉險峻，又奇麗富畫意。詩情：陽春三月的季節，春暖花開，滿谷滿山都是萬紫千紅的野花；溪流從山頂的石縫中，一路唱着輕快的曲子奔下來！鳥語花香，清麗絕俗。我常和好友們到谷中摘花扮「新郎接新娘」的玩意兒，夏天，山坡上的竹子長出濃綠的葉子，密密地像小森林，醉人的南風吹來，竹葉婆娑起舞！那沙沙地而輕緩的聲音似乎是一個憂鬱的少女，向她的戀人低訴心曲。

每當正午酷熱的時候，我們就喜歡跑到竹林深處玩耍，有的靠住竹樹乘涼，有的用中型的竹葉做「口哨」吹着，聲音清脆悅耳！有的捉迷藏。臨走時，照例摘些竹筍帶回家做菜。

仲秋時節，露冷霜降，山上樹木的葉子除葉外，都漸漸變為枯黃了，它們在淒冷的西風裏飛舞！只有那楓樹葉兒如如火如荼地生長着；近看單片片鮮紅的葉子，遠觀則像春花，所以唐代詩人有一「霜葉

紅似二月花」的名句呢！

我們在秋高氣爽的日子，成羣結隊，半山腰的木叢中尋覓「毛栗」吃（毛栗的一種），或在松林裏找菌子給母親作上菜。我記得陰曆九月末的紅葉（就是楓葉，七色紅如火，故名紅葉）真是紅得春花般的嬌美！

嚴冬來了，常常雪花飛舞，那時全山的一切，都被白雪掩蓋了！我從窗口望上去，只見偌大的一座九凝山變成雪山了！當大雨停止時，地面和山坡的雪有尺多厚。

於此我們因貪玩要忘了寒冷，不給家裏任何人知道，一個個溜到山坡上去玩「打雪仗」，「做雪人」的遊戲。直到母親找來，我們又一溜煙地從山坡上滾下去了！

九凝山，就是這麼可愛的山，它的四季風景如畫般的美麗；但它還有一個最哀婉動人的傳說：

上古的堯帝二女，她倆同嫁給當時的賢臣舜做妻子。後舜接堯位，有一年，舜因公路過湖南九凝山下，他便順道上去欣賞這座大嶺山的風光，不幸病死於山上，埋在半山的竹林裏。後來，他的兩位妻子趕去拜祭，因夫妻平日情感極好，所以哭得死去活來！她倆緊抱着細竹傷心地哭着，淚珠兒不斷地流，最後連血也哭出來！不久，她倆也

靜子

死在山上，便葬在丈夫的兩側。後來，九凝山的細竹上，就生出了淚痕似的斑紋；這種竹名，外公告訴我這這后妃哭夫的哀聲呢！

記得我在離開學校的大門以後，那時正是戰前的昇平時代，我常常跟着愛遊山玩水的舅父，利用漫長的暑假遊歷了不少名山：我們的足跡到過湘黔兩省的邊境，那兒有許多多濯濯童山，都闢成梯田，利用它來栽種農作物。一眼望去，只見一圈圈，一層層的旱稻或玉蜀黍，整齊地排列着，好像美妙的圖案畫。我們也會到了五嶽之一的南嶽衡山，站在雄偉的峯頂極目遠眺，只見湘江如帶而彎曲地蜿蜒在大地上。站在高峯上，使人的心懷與眼光，有舒暢遠大之感！

最令人難忘的，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的山，它們都深藍色的石山，尤其是桂林火車站近郊的山，最奇特：有的如春筍，有的像筆架，有的似孤柱。它們都是平地突起的，確令人徘徊讚嘆！

流水之旁，撫琴的雅士俞伯牙，邂逅了做樵夫的隱者鍾子期，被他數語即道破撫琴時的心意，伯牙在驚喜之餘，遂與子期成了莫逆之交。高山流水遇知音，真是人生的幸事，亦成為千古的佳話。

本邦的山不太多，我只到金馬崙高原，東甲的金山，以及柔佛中部的南峇山。它們都是不太高的土石混合的山，前者種植了許多茶樹和花木，還有肥嫩的上乘蔬菜，氣候涼爽有如中國的仲秋。後者則是遍山雜樹，又有一股大清泉，為萬萬千居民飲用的水源。其次是居鑾的名山，上面一片森林，是該區居民燃料的大本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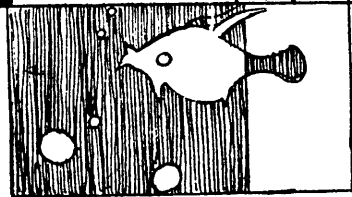
我到過和未去過的本邦的山上，據我所見所聞，山上都很少石橋古剎的點綴，也少蒼松古柏的陪襯，從景色方面來說，確是單調，然而都有豐富美好的出產，以補美中不足。例如據我所知：霹靂州的吉里丹山脈，蘊藏着本邦最大的富源——錫苗，它替祖國爭取了龐大的外匯；而那彭亨州山地的原始森林，是本邦建築材料的寶庫！

山，它的四季的壯麗景色，是畫家的好題材，也使詩人寫出美妙動人的詩篇！

所以，我很愛峻嶺高山。除了上述的原因外，它對我還有莫大的警惕：當我每次看到任何一座高山的時候，心底就有這樣的感觸：「在人生的戰場上——惡劣的環境中，我應該學習山的堅忍！也要像山那樣的對社會有貢獻。……」

微笑

野薔薇



不知走了什麼霉運，我和老張畢業後偏偏被派到鄉村學校服務。這兒離家遠，又沒有水、電的供應；晚上簡直靜得可怕！初看到這淒涼的情景，我們真想哭，也許這就報應吧！因為在學院時，我們實在太淘氣了。

週末終於在焦急的等待中來了，我們一下課，便乘車趕到坡底去。

到了坡底，已二華燈初上的時候。真想不到這小城市，在郊外還有一座很像樣的咖啡店，我們已有些倦意，便進去要了兩瓶冷飲。這地方很清靜，中間走廊，左邊有一排打香廂及檯球一類玩意兒的檔口，每檯都有女郎在看守；右邊一排很整齊的露天座位，中間栽着熱帶花木，使每一個座位，自成一個小天地，十分有詩意。

「嘿！多美麗的女孩子！」我們幾乎同時低聲地喊了出來。

這時我們被對面看守檔位的一個女孩子吸引住。她很年輕，但已早熟了。清秀的臉上，掛上一個甜蜜的微笑，粉紅色的臉頰，襯着兩個可愛的酒渦，那烏溜的眼睛，閃動在長長的睫毛下。她恰似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可愛純潔……

「她真美！」老張讚嘆地說。「我真想認識

她。」

「認識這種女孩子有什麼難？」

「別吹牛！」

「聽吧！跟我來。」

電唱機剛好在她檔位旁邊，我們走了過去。

「先生，打香烟嗎？」她微笑地問。

「不，我們不抽烟，」老張回答。

「請妳替我們點一首歌。」我說。

「你們自己點吧！」

「我們不懂點，因為剛從鄉下出來。」

「別開玩笑，看你們一表斯文，那像鄉下佬！」她笑了，兩個酒渦顯得更可愛。

「不，我們是外坡來的。」老張說。

我馬上順水推舟地說：「是的，我們在這兒

人地生疏，小姐你願意跟我們做朋友嗎？」

「我們不早已成朋友了嗎？別叫我小姐，我討厭這稱呼。」她半生氣地說。

「那麼，妳能告訴我們你的名字嗎？」老張笑着問。

「茉莉」她回答。

「好香甜的名字。」老張讚嘆地說。

「茉莉小姐，妳能過來陪我們聊天嗎？」我試探地問。

「對不起，先生，我不善女招待。」她轉身

到電唱機那兒，我還聽到她低聲罵了一句：「庸俗！」

我碰了釘子，忙拉着老張的衣角，回茶座去

。音樂响了，想不到是「Savanna」，隨着那聲

聲的「再會」，老張的臉像陰天那難看。我趕

忙付了賬，拖着老張走出去，老張依戀地回頭幾

次，但再也看不到那迷人的微笑，茉莉把臉朝

裏面地站着，我們只能看到她的倩影。

昨晚，老張睡得不好，知道他對茉莉是一見鍾情了。

早晨，他提議到昨晚那間咖啡店用早餐，我

雖不大願意，也只好陪他去。

那間咖啡店不像晚上那麼熱鬧，香烟檔白天

沒有人看守，老張很感失望。

我們依舊坐在昨晚的座位，向侍者要了茶點

。正開始用茶點時，忽然瞥見茉莉婀娜地走來，

我立刻搬了自己的茶點，到隔壁座位去，留下老

張一個人。

我在鄰座，花木及葉叢隔開了他們的視線，

但我仍能清楚地聽他們談話：

「白天也工作？」

「不！來喝茶。」

「妳在這兒工作很久了吧！」

「還不上一個月。」

「妳剛離開學校？」

「是的，今年才踏入社會。」

「妳還年輕，該多讀點書！」

「我也是這麼想，可環境不好……」

「別灰心！只要妳肯向上，離開學校仍可自修，世界上許多偉人都是靠自修成功的。」

「自修談何容易，沒有人督促指導，加以缺乏恆心，我對自修失去信心。」

「假如妳不介意的話，我很願意幫你的忙。」

「謝謝！」

沉默。只見侍者放碟的聲音。

「噯！你昨晚的同伴呢？」

「他怕見妳，躲起來了。」

「昨晚的事，請代我向他道歉。」

「用不着，他自己冒失。」

「其實我自己不好，自尊心太強了。」

「我們冒失，何況那時妳正在工作呢！」

「別提工作，要不是家庭需要幫忙，我真不想做下去。」

「這也是正當的職業，跟店員，書記又有什麼不同？」

「可是一般人的俗見，並不如此。他們常常借故打香烟，說了一大堆肉麻的話，還不肯走開。」

我聽到這裡，知道她並沒有生我的氣，便捧了盤碟回原座。她忽然見到我，先是大吃一驚，後來看到我向她行禮道歉，她吃吃地笑起來；在清秀的臉上，我又看到那迷人的笑容及酒渦……

週末好容易又來了。

我們又到老地方去找茉莉。我們雖沒有跟她談話，但彼此已用微笑，代替了語言。

她的檔位比其他的熱鬧，也許她年輕美麗的關係吧！

十點多，我們正想離開。忽然看到一位牛哥在打香烟，那隻貪婪的鼠眼，死住茉莉，他滿口下流肉麻話，甚至還想毛手毛腳。茉莉很謹慎地防範着，可當她把香烟傳給他時，她的手竟被那毛手抓住不放。

我們馬上走過去解圍。老張把那隻毛手拉開，還沒有開口說話，太陽穴上已挨了一變「牛角拳」。我衝上前去，對付那牛哥，忽然傳來玻璃瓶擊碎的聲音，我轉身一看，已有另兩個牛哥，拿着半截瓶子衝過來，一看情勢不妙，正想「走為上着」時，兩枝破瓶已迎頭刺過來，我本能地舉左手擋架，殷紅的血從手上冒出來，我想這回完了。

「馬達來了，馬達來了。」茉莉在尖叫。

真是救星，那些牛哥一聽到「馬達」，都逃走了。咖啡店的老闆，連聲向我們道歉，並喚「的士」把我們送去醫院。

好管閒事似乎人的天性，不久，全村都傳說，教師調戲女招待挨人毒打，弄得我們有冤無處訴。

星期二，茉莉帶了水果來看我們，我們很感謝她的關心，但對她的探訪，却替我們帶來更多的麻煩。

董事部爲了這事，召開了緊急會議。原因是家長投訴，教師與茶花女胡搞，敗壞校風，不配爲師長。會議的結果警告我們一番。

校長把董事部的意見，轉告我們，使我們又好氣又好笑。這也難怪，鄉村教育不普及，禮教的觀念，仍根深蒂固。好在如今的董事部，已沒有辭退教員的大權，要不然這回必定是「炒魷魚」啦！

一個學期很快地過去了，老張和茉莉的戀愛已達到相當高潮。

老張藉口要替茉莉補習功課，搬下了我，搬到坡底去住了。

我對鄉村的生活，也漸漸地慣了；對它的幽靜感到可愛，另一方面，本學期的工作比較忙碌，因此，除了每個月下坡理髮一趟外，就很少到坡底去。

老張自從搬到坡底後，他天天地來，也地去，我們沒有機會暢談；所以對於他和茉莉的事，我也很少聽聞。但是從他滿臉笑容，我不難猜測到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在忙碌中，日子似乎溜走得特別快，一學期又將結束了。放假的前幾天，老張忽然變得形容憔悴。我想他也許跟茉莉鬧意見，這戀愛過程，司空見慣的事，所以我沒有去查問他。

放假那一天晚上，老張約我到坡底的露天咖啡店去，說有許多話要跟我談。

我們在老地方坐下，可是我這晚欣賞到的，不是甜蜜迷人的微笑，而是苦笑，比哭更使人難受的苦笑，我不禁意識到，他們愛情的小舟必定是觸礁了。

「你們鬧翻了？」我急切地問。

「沒有。」老張淡淡地答。

「瞧！你們都憔悴消瘦了，別瞞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她要結婚了。」許久，老張才吐出這幾個字，聲音低到好像在自語。

「結婚！」我幾乎喊了出來。

「是的，嫁給有錢佬做姨太太。」

「她肯？」

「不肯又怎樣？爲了錢，她的父親便不顧女兒的幸福。」老張惡憤地說。

「你的環境也不錯，爲何不向令尊提這門婚事？」

「提過了，但是他老人家反對。我父親是有名的保守派，你跟他講新道理不通的，他還說再跟茉莉來往，便要跟我脫離父子關係……」

「你服了。」我的心冷了半截。
「不！」老張堅決定說，在他的眼光中，充滿了希望的光芒。

「那麼你們打算怎樣？」

「走！」

「走？」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朶。

「不，我們不向家庭與禮教低頭，我們要做叛徒！」

「到那兒去？」

「還沒決定，我約茉莉明晨來商量。」

我被感動了，似乎我自己就是老張，明天，幸福的明天在向我們招手，……。

「再會」中，我們經過「Cayorana」，在那聲聲的咖啡店中，我向茉莉禮貌地微笑招呼，她也微笑，不！那比哭更令人難受的苦笑，我不禁打了一個寒慄。

晚上我們都睡得不好。第二天起來時，已日上三竿了。

到了那熟悉的咖啡店，剛好趕上約定的時間。茉莉還沒有來，我們還在老地方坐下，要了兩份早點。誰都沒有開口，我們各自吃着早點，看看報紙。

陽光透過了樹葉，射在身上，使我們感到熱，看看腕錶，已三中午時分。我注意老張，他焦不安，臉色很難看，額角不停地在冒着汗珠。我覺得坐下去沒意思，看情形，茉莉不會來了，我大聲叫侍者結賬。

臨走的時候，侍者交給老張一封信，和一束清香的菊花。老張折開了信，緊張地看着，他的面部表情在變化，緊張、焦急、悲傷、失望……。

最後，他把信交給我，便抱着那束菊花，伏在桌上抽泣。我接過了信，娟秀的字跡，映入我的眼簾：

「親愛的張：
經過考慮再考慮，我決定不走了，因為這樣

做不能給我們帶來幸福，……。
你還年輕、有希望、有前途，假如我們一走，你的未來便完了。我太愛你了，我怎能忍心見我心愛的人，毀滅在我的手裡……。
當你接到這封信時，我已回到鄉下的家。請原諒我的不辭而別，我的感情太脆弱了，經不起別離的哀傷，就這寫這封信，淚水早已洒濕了好幾張信箋……。
親愛的，假如你仍然愛我的話，那麼請你聽

含

羞

草

我喜歡到山野去，回來的時候，我總愛帶着一枝含羞草；就那麼一枝有刺的含羞草，偶而也會有幾朵淡紅色的小花。它們沒有牡丹的鮮艷，也沒有玫瑰的芬芳，它們只是那麼淡紅色的小花，配在那多刺的含羞草上。

含羞草，她生長在草叢裏，生長在幽幽的小徑旁，錯雜在一些小草間，永遠這麼寂寞和悠閒地生長着。從來沒有人採擷她，那養牛的孩子不會把她割去當草料，蜜蜂和蝴蝶從來就不會喜歡她，因為她身上沒有芬芳的香味。

從前我住在城市裏，很少有機會看到我喜歡的含羞草，後來在偶然機會裏，我想為自己找一個好的環境讀一點兒書，便搬到一位老同學的家去，那兒靠近山野，使我有更多的時間，好好地觀察含羞草的生活。記得有一次，當我晚飯以後，從小徑散步回來，手中拿着一枝含羞草，我一踏進大廳就遇見那位同學的妹妹，她望望我的手裏問道：
「清，你為甚麼這樣喜愛含羞草？」

我的話，忘了我吧！把我的影子，從你的記憶裏抹掉……。
把你的愛獻給你的工作，去熱愛那些無邪的小天使吧！
獻上茉莉一束，代表我向辭行，當你走時，侍者會為你播「Cayorana」，算是向你道別。
珍重吧！再見！
茉莉·即晨
在「Cayorana」的歌聲中，一個甜蜜迷人的微笑浮現在我的眼前，接着，又慢慢地消逝了……。

。憂蔥。

「算不上喜歡，拿來玩玩而已。」
「我時常看見你拿着含羞草回來。」
我只好笑笑，以後我還是這樣在晚飯以後，散步回來，就帶着一枝含羞草，把她插在花盆裏，我同學的家人，都說我是一個奇怪的人。玫瑰這麼美麗芬芳，其他很多很香又美麗的花兒都不愛，却去愛那多刺又不好看的含羞草，我只好輕輕地一笑。
早上，我很早就起身，在山野的小徑上散步着，那細細瑩瑩的露珠，留在小草上，留在含羞草的葉子上，含羞草這時越加純潔和可愛了，那晨風徐徐吹來，她在頻頻點頭，像懷春的少女對戀人送秋波。
太陽升起了，她展開了身上的葉子，這時用手輕輕撫摸她的身子，她害羞地把葉子合起來，像含羞的少女，把手巾輕輕放在嘴邊。
我沒有詩人的情感，更沒有詩人那優美的筆調，我不能為我心愛的含羞草歌頌，我只有每天早晨乘着晨風、踏着露珠，傍晚，隨着落日的殘影，來到她身旁，為她——我所喜愛的含羞草，一次又一次的徜徉。



沙

灘



。慶誌梁。

潔白的沙灘鑲在海洋與陸地的中間。

南島的沙灘，許多人嚮往的地方。它既沒有內地的悶熱，也沒有北國的寒冷，有的：吹面不寒的海洋風，暖身不熱的太陽光。

人們有了塵俗的憂鬱，或者有了快樂的心事，抑或純粹爲了鑑賞自然的沉默美，他會不想起沙灘嗎？

「讓這世俗的塵埃到海邊洗掉吧！」

「拾沙灘上的貝殼再編織一個多彩的希望吧！」

是的，沙灘會如你所願的，使你從中得到真正的樂趣。

沙灘上的情調，隨着海洋變動的。當微風不興波浪的當兒，天是藍的，海是綠的，陸地也是綠的，只有沙灘一條白色的帶子，這時的沙灘，迴蕩着溫文雅爾的氣氛。而此時也最適合你躺在沙灘的樹蔭下，做一個甜蜜的海洋的夢；或者你不願意入睡，而只靜處在這調和的色彩中，重新尋找已失去的春天，把理想安排得更完美。在漲潮和退潮的當兒，海面生怒浪，波濤洶湧，澎湃有聲；那海浪是一陣怒似一陣，相推不相讓；天地一綫水無

邊，滔滔搖搖滾滾，高高低低起伏，滿海的雄壯美。這當兒的海灘上，有的奮鬥與毅力的凱歌，人到這境域裏，頓然恢復失去的信心，重握希望的火把。

白色最易與別種顏色調和的。白色是純潔的象徵，也爲許多人喜愛。白色給人以安詳甯靜的感覺，它不像其他色料，給人以不同的情緒，它不會有紫色的憂鬱感，紅色的誘惑感……人，也只有極其安詳與冷靜之下，精神有了解放，理性才會浮起，才能領會大自然奧妙與真理，因爲心靈在安靜的當兒彷彿有一種渺渺茫茫無聲又似有聲的音色環繞着你，這就是靈感吧？

生命之初原這一湖波動的水，盪漾着生命的光圈；只是後來生活太平凡了，才變成一湖死水。何必讓生命之水死臭了呢，朋友，到沙灘去吧！

你儘可掬着沙，注入你的感情，或者賦予生命，然後再加以幻想，一旦你從中領會了一個哲理，你會滿懷歡喜。因爲許多事物中存無限的哲理，要以慧眼去叩問它。英國詩人布來德說：「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國。」你聽吧，文文山

日子裏，我喜歡到沙灘去走一趟。沙灘在陽光下，白得眩目，我脫去累贅的皮鞋，任意行走，看見美麗的貝殼便檢。

在沙灘上有一種小螃蟹，名字是頂雅的，那就是一望海潮。一望海潮的樣子一如他的名字，他有一個小巧玲瓏的身子，一把大紅的鉗子，潮退了，趕出洞外來，吐口沫，招大鉗子，懷念着海洋。我喜歡逗它一玩。

我記得很清楚，小時候家園的旁邊有一條小小的無名河。無名河流着黃濁的水，人家都傍河而居。那時河口還未設有水閘，一到漲潮，河水不前，海水倒流，於是無名河的兩岸泛濫海水。潮退後，一望海潮便出現了，對着海水招搖送別。小時候，對「一望海潮」的樣子很感興趣，老是愛捉它逗着玩。然而一不小心手便被他那把大鉗子鉗住了，那時是急得用力一扔，雖然「一望海潮」的身子是扔脫了，可是那把鉗子却緊緊地鉗住不放。最後的辦法就是哭着向爸媽投訴，要他把鉗子除去。但是，淚痕猶未乾，我又帶着驚喜的心情再捉「一望海潮」去了。

至今，還有這種逸緻，一到沙

高吭道：「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獄，上則爲日星。」

灘時，便捉一兩隻「一望海潮」，也許是爲了找尋失落的童年，也許是爲了找尋父母的愛，也許是找尋靈感吧！

在沙灘的礁石上，不時獨立着一種小鳥等待着獵獲「漁利」，我見到它，每每要丟它一塊石頭，我說不出這有什麼理由。

我愛游泳，但我游泳的技術欠高明，朋友時常慫恿我說：「給你一個下海的機會呀！」

我也樂得一試，便從沙灘上跳着衝進海裏，讓水花濺起，心靈之花開了。

然後我載沉載浮着掙扎游向沙灘。我把海假設是人海，把沙灘譬喻爲理想之彼岸，我發覺我要經過一番奮鬥及努力才會到達彼岸。

而後，我端詳貝殼上的色彩，計劃如何去創造一個美麗的明天。我也倚靠着沙灘，靜靜地鑒賞着自然的沉默美，漸漸地忘記了時間與空間，忘記了自我，眼前只有一個大我，於是，我決意要去實現一個大我，縱然要經過千辛與萬苦。

不讚美絢麗的花朵，但我要歌頌純潔沙灘。

沙灘是感情培養與陶冶的地方呵！

於是，當人們有了憂鬱，爲陶冶與培養情感，或者爲了鑒賞自然的沉默美，他們來了。

「讓這世俗的塵埃到海邊洗掉吧！」

「拾沙灘上的貝殼再編織一個多彩的希望吧！」

是的，沙灘會如你所願的。

思

念

易草舒

我不把愛情看成神聖，也不把愛情當作罪惡；因為我只把人生看作是一個旅程，愛情是這旅程中的一個「奇遇」。

人們說理智可以抑制情感，我却說情感支配了理智；因為在人生的旅途中，沒有什麼更明確的標誌。

在這山坡上，風景綺麗的中學裡，我平靜地渡過五年，在這五年裡，我發現不到「奇遇」，我雖然知道愛，可是它却永藏在心坎裡。今年春季始業，在新來的旅客中，我發現一個妳；愛便從我的心坎裡萌芽茁長，從我的心底，移植到妳的身上。

一個雨後的傍晚，我徘徊在教室的走廊上，遙望着山前那一坡上的房子，我知道你住在那裡。這時候，我看見一個身穿桃紅色衣裙的小姑娘，細長嫩黑的絲髮，披在兩肩上，從山的那一坡上走下小谷裡，隱去片刻，便從這條洗滌過的曲曲折折紅卵石路，慢慢走上來。在這清幽潔靜的傍晚裡，微風從山的那一邊吹送過來，吹散了妳的絲髮，妳輕輕地把它掠過腦後，又繼續走上來。在潔明的大自然中，更顯得妳天真、無邪、可愛。於是輕輕喚妳一聲：「桃紅色的小姑娘！」這聲音很低微，妳一定聽不見，連我也幾乎聞不到，可是我却永遠記住這片刻。

桃紅色的小姑娘，你來，我不知道妳從什麼地方來；妳去，我也不知道妳要到什麼地方去。在這匆匆的旅途中，在這風景綺麗的山坡上，在這紅豆長落的地帶上：只要妳在，我便覺得什麼都可愛。

在雨後微風的傍晚裡，我伴着妳在這曲曲折折的紅卵石路上慢步；在相思子成熟的季節裡，我陪着

妳在樹下檢拾紅豆；在茫茫的人生旅途上，但望妳永遠跟隨在我身旁。雖然我知道，走過這條坡路，越過那小野花地帶，再過去便是我們從沒見過的坎地，太陽便是在這山後，這條路也是指着那方向，但是，我們不得不走的呀！

我知道妳患上嚴重的氣喘症，在高歌之後，妳會感到一陣激烈的心疼，妳不能繼續走，山坡細草上，便是妳憩息的地方。我也知道在人生的旅程中，妳走不完這長途，但是，我却不願意用下妳的，一個人獨自向前走。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將要走到什麼地方去！到那時，我會犧牲了休息的時間，挨餓受凍，趕盡這旅程，因為，我對旅途上的細花小草已不再留念了！

我永遠不與妳分手，即使妳走不完這旅程，我們也要齊肩並走，我寧願陪妳半途休息，留念觀賞途中的細花小草。

桃紅色的小姑娘，從那一天起，我永遠記着妳，雖然不知道妳從什麼地方來，我却要追蹤妳到什麼地方去！

浪花

· 陳桃 ·

· 陳桃 ·

多謝西風，將久就於平息的海水翻起一排排的波浪；跟着，雪白的浪花也婆娑地湧現了。當風來時，或潮退潮漲的時辰，便是浪花展現的時候，也便是觀看善變的浪花的好時辰。

我對於浪花，從小就有濃厚的愛念之情。因為我賦性近於自然，不喜都市的繁瑣，所以，很自然的，便樂於親近那潔白而變幻多姿的浪花。雖是小小的年紀，我在生活中已不自覺地着它感受的教化。一切優美的情操：溫柔、慈憐、崇善愛真等，都這這種教化的結果。

對於浪花，我的愛不是單純的，而是從經年累月的生活經驗中，慢慢培養加深的。看了古人的著作，我對於浪花所能啓發一個人的生命的潛力，有着神奇性的敬仰。

每次觀看浪花，我常常帶着不同的心情，也總有不同的新發現。我有時帶着激昂的心情，走到那臨水的地方，看那浪花翻騰起伏於浩瀚的海天之中，我的心情便慢慢地舒靜下來。看着浪花的無休止的再現，我常常能將令我憤懣的事從頭細想，直到我尋出問題的 centre 來，於是，我的煩惱便隨着破碎的浪花消失，而希望和愉快便隨着新生的浪花在心頭湧起。

觀望浪花，無論你帶着何種心情，都不能不對它那掙扎到底的氣概與毅力寄予萬分的敬意。波浪在不斷地覆滅它，它仍毫無懼怯地掙扎而起，顯出它的潔白。當然，它有時也會遭到破滅的命運，但是，繼它的破滅，最後一聲喘息而來的，是更多的小的、大的再現。它們在整個污濁的海面上展佈着純潔的花泡；真的，不管河水混濁的，潮水是污濁的，海水是黷濁的，我們所見的浪花總是潔白的。在污濁的水中，只有浪花能告訴我們一些潔白。

平靜的海中少有浪花，平靜的海中就顯不出生命的結合；在被損害、被破滅的悲慘命運中，它仍舊不滅地把它那潔白襯托了出來。

我喜歡看那浮現着浪花的海水，我真不願看那帶點生氣的平靜的海水。浪花不但點綴着海的生命，對一個愛它的人，它帶給他美的情操，和堅忍蓬勃的活力。我對浪花的愛並不是單純的。



Alberto Moravia 作

魏子雲 譯

我們到自由廣場中的座椅上坐下，席凡諾指着一張報紙給我。上面有一則要人的死亡通告，跨過兩欄標題；報上說第二天早晨將舉行葬禮，死者的遺體這天正停放家中供人瞻仰：在進門處放有一本簽名簿，以供吊客留名。下面還有小字，註着死者一生的作爲；可是，正當我對它發生興趣時，席凡諾從我手上把報紙搶去，說那不是什麼重要的新聞。正在那時候，一輛華貴的轎車駛過，車中坐着一個衣著暴露的女郎，把半截紙烟扔出車窗。席凡諾過去檢起那根烟蒂，然後，又回到原位，說是最重要的帶在那個死人手上的指環，那是一隻具有歷史性的指環，價值連城，用翡翠雕鑲成的古董。這個指環是承辦殯儀者之一向他描述的，他是他的朋友，曾幫助辦理入殮。指環是一位國王贈與死者的，殉死者要求將把那指環殉葬。席凡諾在最後說那死者的生活是孤獨的，只有一個傭人，而她在這天晚上不會住在那裏，幾乎可以斷定的，因為她太害怕了：這也是那個幹殯儀的朋友告訴他的。

當他向我述說關於房屋，大衛，以及公寓那邊的新聞時，我未表示任何意見。我正忙於思量這種事，應當贊成呢？還是反對？一方面固可獲得那隻指環的特別機會；但另一方面，事實上我知道席凡諾是一個最沒幸運的傢伙。噩運寫在他的臉上；好運從不會降臨他的，但是安排給他的陷阱與展在他面前的逆境却永遠有份。尤其，他的鼻子，你可以見到那命定的倒楣相——那鼻子像一隻鐘擺，歪扭的，死灰的，在那一團東西的末端上面還豎着一顆棕黃的痣。這是一個使你看一眼就會感到不快的鼻子，試想想：一個人長了這樣一個鼻子會像什麼！當然，我自己也是可憐蟲，我衣著破蔽，而且時運也在落潮，甚至看我活像個乞丐；但是，糟到像席凡諾那樣一貧如洗，睡下等骯髒的小客棧，吃修女院的施食，這我却不會有過。我就從未拾過扔出汽車的烟頭。他說話時，我正想着這些事，而他，似乎感到我在看他的鼻子，開始去撥它，然後再用手指去挖着鼻孔。在霎那間，我作了決定，告訴他說：「謝謝你爲我着想，但那是不可能的。」

「爲什麼？」

「因爲二加二不等於五。」

我看他低下了頭，臉變得蒼白。然後——你會相信嗎？他開始哭起來。「你認定我是個倒楣蛋，」他啜泣着。「祇有這次我有個好機會，却不能利用它。」

「去幹你自己的事吧，」我回答他。「這事你用不着和任何人合夥，那財富你也能馬上得到。」

「我沒有胆量，」他承認了，仍舊抽搭着；「我怕死人。……你什麼都不怕，所以我想……」

我站起來，打斷了他的話，告訴他在那個場合死人必須保有他的指環；於是我離開他。那天是八月間的一個公共假日，我把時光消磨在幾個

公園裏的座椅上，到處沒有人，只有灰塵，廢報紙的碎片，它在夏天的城中心淒涼得就像一件被丟棄的舊大衣。所以，當我閒散着從這個座位坐到另一個座位時，產生的沮喪自比能說的更多：假日是應當慶祝的，任何人如果覺得他們應當慶祝一番，而無能力舉行慶祝，那當然也是沮喪的。但我知道那死人的指環是唯一給我帶來慶祝假日的捷徑；又想到，我既然拒絕了給席凡諾幫助，如果我利用了他的情報，那我就對他做了不光明的事。但是，良心的責備終於抵不過我的困窘；我還是決定去幹。的確，在一時之間，我很想去告訴席凡諾說我已改變了主意；而我却連他住在那裏也不知道。可憐的席凡諾竟如此不幸：在廣場上他雖然遇到了像我這樣的一個唯一的好人，還是毫無實惠可得；他真倒楣。

我回到老石匠轉租給我的那間小房，從暗溝裏取出我的全套傢伙：一個大環掛着許多大小不同的鑰匙與各種零星器具；一根尖端彎曲的長釘，是我自己的發明；一個鐵槌；與一個鋼錘。我又拿了半個麵包把它放在我的袋子裏。現在天已黃昏；我搭上電車前往席凡諾給我的那個地址。

我沒費事就找到那住宅，在威派里鄰近。那住宅在我看來並不像很高貴的，我有幾分感到失望：我認爲像這樣的一個要人住宅應是豪華的，這只是一幢簡單的房屋，現代化的，房子的正面是紅磚砌的與一個像肥皂盤形的露台。我推想那守門人在那時去吃飯去了，的確，我進去時並沒有被人看見，我直走到第三號。裏面祇有那個死人單獨擱着，門沒有下拴，僅僅關起，鎖是一種普通的彈簧鎖。非常迅捷地，並沒有摸索，我試了許多種鑰匙。人家說那些現代的鎖，每一把有每一把的鑰匙，但這話不大確實；大不了有廿種罷了。尤其是，鎖就像女人，合適於鑰匙，如同那適合的進路，用不着尋求智慧而憑直覺去發現的。但事實上，我的鑰匙竟沒有一把是合適的

；不過，在我試了一打之後，我就正確地知道應當去那些多餘的牙齒。我之能夠知道：毋寧說全是由於我的感覺感應到的。一個賊的眼睛像外科醫生；在一瞥之間，小至一英吋的部份或病或無病，都能分辨。

我既然得到了那鑰匙所需要的概念，于是就從容地爬上屋頂。這要經過一扇粗木的小門，上面裝着一個老式的鎖。我把那支彎曲的釘子插了進去，用釘尖把彈簧捲起，扭絞着它，門開了。我微微打開了一點，側身走出來，到了屋頂上面。那是一般現代房屋的屋頂，像一個沒有蓋的盒子——赤光而空洞洞地，沒有一點庭園的陳設可以隱藏，沒有凸出屋面的老虎窗，沒有通到另一個屋頂或大露台的一個可以逃走的路。皎潔的月光高照着，看去像一個跳舞廳。不過，我却找到一個角落，後面有一個高聳的烟囪；我在那裏蹲下去，取出我的鋼鎚開始做我的鑰匙。憑我的感覺，我已知道要鑄去多少；在現代的這種情況下，當然只有做個大概；最後的工作還得等開銷時去完成。等我覺得鑰匙已經做得可以適用了，我便躺了下來，吃了我的麪包，又抽了一支烟。最少還得等上四小時才能下手。我扔掉烟頭，捲曲着身子，很快地就熟睡起來。這一覺我正好睡了四小時才醒，我知道這頓好睡有助於我的工作。我回到樓梯間，頗有一位老婦步入他的辦公室。那裏平靜；我的確非常鎮靜，一點也沒有緊張的感覺，頭腦冷靜清楚。我慢吞吞地下來回到那第三號，試驗了我的鑰匙。我並沒有錯誤：它幾乎完全合適；所有的最後加工祇是那麼稍微一銼，跟着，它便能夠轉動門開了，我快樂得像蜜一樣甜。

那是一家非常樸實的公寓套房，一瞥之下就已知了，一個廚房與四個房間，虛張的陳設，都不是可以讓盜賊發生興趣的。而他是一個要人：報紙上說得很清楚。進入前門，我經過一個過道：有一扇門開着，從那裏射出一絲微弱的光，看去不是由燈光映射出的。我發現它是從一個對着

花園的窗子上斜射進房來的月光，所以房間全在黑暗中；我拿出一個電棒開始去探射它。第一樣東西我見到的是一層一層的書架，又看到一個雕刻着獅爪的笨重櫃子，再就是——那些花。它們是大宗的，種類非常之多，特別是玫瑰，康乃馨與水仙。然後，突然在那些花之間，我的視覺捕到了那個死人的臉。他的鬚髮與頭髮都是白色的，像絲一樣光滑；他的臉豐滿而微紅；他的眼皮，幾乎是透明的，堂堂的，幸福的，貴族的。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一個特殊不凡的尸體。我慢慢地移動電棒，看到他穿一件黑色外套，一條紅黃相間的綉帶橫束在他的胸前，與一個白色的領結小心地繫在他銀色的鬚髮尾梢下面。接着我把電光移落在他的手上，它們交叉着放在胸前，稍帶着微紅而清晰的雀斑，和那些受過保重的指甲。指環是一望而見，正放射着翠玉的綠色光芒，戴在那隻短而有點浮腫的手指上。我把電棒交給左手，趨身向前，把那指環捏在兩個手指之間，開始去旋扭它。但沒有取下，所以我用更大的力量拼命地拉——終於拉到了我的手裡。然而，看來我拉指環時用力過猛，把那尸體的位置給弄亂了，我舉起了燈，啊，那死人的嘴張開了，在海象鬚下面，有一排金牙，可以清楚見到。正在那時候，有一聲低微地喘噓聲嚇了我一跳。我急忙轉道臉去，在窗子上，事實是在窗台上——一個滑稽的形象——我看到席凡諾的臉。那臉比尸體還要蒼白，他目不轉睛的一直瞪着我。他低聲地說：「噢，你真來了。」

這一切都在傾刻之間發生；就在那傾刻之間，我心裡萌起向他撒謊的念頭。我回答他，十分冷靜地：「是的，我來了，……但是指環可不在那裡。」他向我做了一個喪臉，壓低了嗓子悄聲說：「那是不可能的，」——「來，你自己去看，」我回答。他勉強地用兩手支撐着坐到窗台上；然後又轉過身來，讓他兩隻腳放下，站到房間裡來。一言未發，我把電棒射在那死人赤裸裸地手上。他立刻全身顫慄：「你把指環拿去了，……」

我看那死人的手已經移動過。」「不要做傻瓜。」「是的，你拿去了它……你這個賤骨頭！」「你說話可要當心——對這話他不會回答，但他衝向我。試圖從我褲帶中獲得——它是在那裏，事實上，我已得到了指環。我退後一步隱在黑暗中，說：「當心，我們會被人發覺的。」但顯然地他已完全失去頭腦，因此他又再度向我身上撲來。現在我已注意到，當我進來時，櫃子後面有一扇門，我想那地方可以通到過道口。我因此轉到櫃子後面，那時候他在摸索着，張着兩手向我迫近；我很快地開門進去。雖然即使我這門竟是一扇壁櫥的門，並沒有另外的出路。當我被纏繞在那些掛在鉤上的衣帽之中時，我聽見鑰匙在鎖上轉變，然後我聽見他大聲吵嚷着：「把指環給我，要不然我就讓你死在那裡頭。」我此刻也神智錯亂地憤怒起來——壁櫥裡面又熱又氣悶——我回答他不能把指環給他。他走開了，然後，我從門裏面聽到他打開一盞燈，在房裏嘩嘩地活動着，我想他必然去找尋另外的東西，以彌補不會得到指環的損失；我並沒有猜錯。突然間有一聲尖銳的驚呼與叫喊：「他咬我！」繼着院子裏有了腳步聲與說話聲，聲音到了房子裏邊了，門擘然一聲，人們召喚起來。終於壁櫥的門被打開了，房間的燈全亮了起來；席凡諾被脅持在人們的手臂中，而且，在我的面前，警察站在那裏等着我。

事後，我可以想到事情是怎樣發生的。笨蛋與倒楣的席凡諾，不顧一切要補償指環的損失，想拔出死者的金牙，竟把手放進死人嘴裏去。他一拉動，遂使死人的嘴閉合，於是席凡諾便恐怖地驚呼！如果拔牙也像摘花那樣容易，就不用專在警察派出所想到的。在這時候，我除了滿腔怒火地瞪着席凡諾搖頭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呢？他長了那樣一個鼻子，是什麼事也作不成的；過錯全在我身上，因為我沒有在事前體會到這點。

歌手

嚴青

我自小就愛唱歌。當我唸初中的時候，你來了。上過第一課音樂練習後，你好像發現了一塊可以雕琢的璞石；你盛讚我的歌喉，說我潛藏着音樂天才，你鼓勵我發揮這天賦的本質。我驚訝地望着你的和藹臉龐；心裏想：我的聲音不是和一般人一樣嗎？

「你有雄渾的音質，我一聽就馬上聽出來了。」你已察覺到我內心的疑問。

你說你願意把我訓練成一個出色的歌手。

於是，我第一次關心那縱橫交叉的五絛譜。我對你不再陌生了。我開始明白：爲甚麼聽了一首進行曲，我的熱血會奔騰；爲甚麼聽了抒情曲，我的脾氣會變得那麼柔和；爲甚麼聽了悲歌，眼淚會不由自主的流下來。音樂原來也像詩歌和小說，有它的內容及靈魂；那高低疾徐的調子，却是蘊藏着豐富的情感，廣泛的影響我們整個人生。我一次又一次的來到你寢室的門口，但一次又一次的躡躡回去。

我缺乏勇氣向你請教；音樂是多麼深奧呵，而我們對於音樂的造詣又是相差這麼遠，在你的面前，我將成了一個聾子。我對於音樂的認識是那樣的淺陋，那樣的無知，我怎配跟你研究音樂上的問題呢？可是，你却頻催我去找你磋商，你埋怨我的懦弱，你責怪我埋沒了隱藏的天才。

有一次，我終於又下了決心，帶着一顆跳動的心來到你的房門口。啊，緊閉着的門，莫非又要把我們隔離；莫非又要使我怯着胆兒回去？不，我不回去。我伏在板壁上偷聽你房中的動靜，在我耳膜上鼓動着的是一首美妙悠揚的音樂。於是，我輕敲你的房門，好久，沒有回響。我壯着胆子推開門扉，跨了進去。

你斜靠着一張椅子，彷彿入睡。我躊躇着，不知道該退出或是等着你醒來。我決不回去！我這麼加強了我的意志。我提起勇氣輕呼着你的名字；你好像從夢中醒來，你慢慢的回轉過頭來，嘴角立刻又泛

起了慈和的微笑。「我酷愛這首樂曲。」你笑着說。

我感到一陣茫然，我不知你指的是甚麼？

「哦……我說的貝多芬的月光曲。」你趕快指着唱機盤上的唱片。

貝多芬？我不懂。多可憐呀！我呆呆的企立着，我真想衝出去，巴不得逃開這使人難堪的場面。

可是，你却招呼我坐下，並且從書架上抽出幾本初學音樂所必讀的書籍，遞給我。你再三叮囑我要耐心地，一字一字看下去；對於唱歌的基本練習，更要持之以恆，天天練下去。你告訴我初練歌唱是必須下一番苦功的，決不能任情而動，遇難即退。我感激的點點頭，欣然離去。

從此以後，音樂室裏就常常有你的和我的踪影；我站在你身旁吊嗓子，你彈着鋼琴爲我伴奏。你糾正我的口形，教我如何運氣呼吸，還指示我唱低音應該用胸聲，唱高音應該用中聲，唱高音應該用頭聲，

這三者交互應用就能把一首抑揚頓挫、高低疾徐的音樂表現得恰到好處。但你却没有教我表情；你只是說表情是源於內心的，不能硬性規定；表情有視於歌詞的思想、感情而自然流露出來。

是一個校中的遊藝晚會，你推荐我上台獨唱。你安排了一首歌曲給我：「追尋」。平常練習時，你說我會唱好它的，你說這是我歌喉的試金石，必須鎮定，好好地表現一下。我也早這麼想；我會一鳴驚人的。

可是，當我俯望觀眾時，我的心幾乎跳了出來。他們的萬道眼光全都集中到我身上來，真叫我手足無措，不知怎麼辦呵。我感到一陣昏眩，喉嚨也沒有昔時的滋潤，我拼命撕裂了嘴，就這麼迸出聲音。我的聲音瘖啞了，觀眾們都捧腹大笑起來。我衝進了休息室，把歌詞撕得粉碎，扔到地上，「從此不唱了！」我狠狠地說。一年的苦練所得到的代價竟是一場恥笑。

從此，我不再踏進音樂室。但是，你却一直在我耳旁鼓勵着：

「孩子，理智一點吧！不要毀滅了自己的前途。」

你又把一篇歌譜推到我手上来，你說我會成功的。你並且講述許多音樂家的奮鬥史給我聽，你說他們把音樂當作第二生命，而我呢？我的信心又給你激發了，我接受了這些歌譜，又重新歌唱了。每當你要我練習一首歌曲時，

你總先唱一遍給我聽，再叫我跟你合唱一遍。好幾次，我努力提高我那癡癡的聲音，想與你那清脆嘹亮的高音相合，每次，我那低沉無力的聲音都被你壓了下來，你的聲音就如藍空裏的浮雲，高高地飄遊在我的聲音上。我瞪着你那自如翕動的嘴，生怕我會被你拋在後頭，從此沉寂地被遺落在地上。

「你覺得吃力嗎？」你戾然地停止了。

我苦笑了一下，用手中抹去額頭因用力而冒出的汗珠。你囑咐我不要太勉強，應該摸準自己的音域。

就這樣的，熬過了二年時光，我開始把音樂當作我生活裏所不可缺少的東西了。我覺得音樂是充滿着生命情感的藝術。

你不厭其煩地把我的缺點一一舉出。每次，我糾正了這些缺點以後，你總是拍着我的肩膀不停地讚賞：「努力呀，年青的歌手！」

一天下午，你抽出一張歌譜給我，你說這首「重歸蘇連托」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抒情曲。接着你又拿出一張意大利風景影片，要我仔細欣賞它。畫裏是一道彎彎曲曲的碧岸，岸邊站立着一座城堡，堡旁邊斜倚着一位美麗女郎，正在凝視着海天交接處的一艘孤航。

「當你遙想遠去的愛人時，你的感覺是怎樣的？——景物依舊，斯人已不在身旁，你會渴望着他回來嗎？」

你提出一連串的問題來幫助我

培養情緒。我默默的想着，我沒有回答。你的手慢慢地，在琴鍵上揮動，開始奏出幽幽的琴音。我的口也逐漸的翕動着；我眼前彷彿出現了一幅圖畫。那是一片果園，長滿黃金般的密柑，遠處却是浪花拍岸，一個女郎正向遠去的孤航招手；……我輕輕地哼出歌詞來，我不知那是讚美或是相思的滋味，我的心却感到悲痛，我用力呼喚：「請別拋棄我，別使我再受痛苦，重歸蘇連托，你回來吧！」

琴聲悄然停止。一陣稀疏的掌聲把我驚醒過來。幾位老師都跑過來看，用驚奇的眼瞪着我。

你很高兴，你立刻站了起來緊握着我的手：「努力呀，年青的歌手！」我的內心感到極大的快慰，兩年的苦功實在並沒有白化。我感到我自己是自然中的一草一木，我不是這世界的累贅，因為我還可以作一名歌手來歌頌大自然。

又是一個表現天才的機會來了，你興奮地告訴我，那是一個縣際歌唱比賽。你替我辦好了一切報名手續，還替我安排了一首歌曲，你說一教我如何不想他，很適合我的音域，又接近我的感情。我告訴你，我有些驚惶，上台恐怕再要失常。

你說：「你要增加對自己的信心，當你歌唱的時候，你就不會抖顫失常了。」

我緊記着你這句話，那晚，我不慌不忙地上台，我向伴奏者點頭

示意。當伴奏的琴聲響起時，我的心又彷彿與大自然融合了，我抬頭望定天邊——天依然是蔚藍的，飄蕩着的雲絮却變成紅色了。西落的夕陽，正把餘輝灑向山岡和枯林，月亮爬上來了，西天却還有些殘霞，在我眼前晃動的伊人呀，教我如何不想他！……

人潮響起了雷鳴似的掌聲，令我大大的驚奇，我隱隱地覺得我在黃昏落日裏散步才回來，我悠然地拾級下來，人潮裏的掌聲還一直不

停的鼓着。「好啊，年青的歌手！」我聽人潮裏有人這麼喊着，這就是我平生所受的最大讚賞！尤其是你，更是滿面光彩，把我緊擁着。「我深信你會拿冠軍的！一定會的。」

成績揭曉了，我取得了冠軍，壓倒其他的歌手。你緊緊的握着我的手，說：「歌手，這正是一個好的開始。」我點點頭，兩眼也跟着迸出兩行興奮的眼淚……

深夜吟

夏虹

在深夜，在那寂靜的深夜

星星的吉他彈得很輕很輕
而眉月該是昔日的一羽銀翎

在深夜，在那寂靜的深夜

有一顆一顆的真珠自游子頰上滑落
那光輝似與可憐的流星同類
與朶朶白色茉莉同綻放並曾謝在你窗前

在深夜，在那寂靜的深夜

你是星星；你是真珠；你是銀眉月
重見故鄉，重見友伴，重見我的少年時代
當游子蓋下疲倦的眼臉

在深夜，在那寂靜的深夜

故鄉遙遠；戀人遙遠
游子輕輕哭，輕輕訴
快樂遙遠；希望呵，遙遠……



斷想

· 青子 ·

這是一個寧靜而又安詳的假日。窗檻上垂掛的風鈴，在清新的晨風中，輕快地起舞，擊發出清脆悅耳的叮零聲，似啼鶯婉鳴於深樹間，又似清水流進幽洞；柔美和諧的旋律，似乎在我那靜如止水的心湖，也微微地起了魚鱗似的漣漪，我慵懶地躺在牀上，可見我的心靈却早已淨化，化成一股輕烟昇華到雲端，塵世的雜想，俚俗的念頭，已經給這優美的鈴聲所打消了。

孩子們清亮的笑聲，在窗外迴盪着。我想：晨風吹拂的窗外，該有另一番景緻吧？

應了孩子們的感召，我步出了房間，浮身於明亮的陽光下。湛藍的天空，飄浮潔白的雲兒。

多情的西風，老在黃花樹旁絮聒，捲起了片片的花瓣；任憑花瓣如絮絮般的輕小，當她們在天空中茫茫地飄着時，總逃不出墮落的命運，紛紛服服貼貼地洒落地上，結束了她那短促而絢麗的一生，綴成一張黃茸茸的地毯。人在上面漫不經意地踏過，無情的車輪，把她碾成春泥——人生何不如此呢？當你平步青雲的時候，你的氣可以連霄漢，一旦你失勢時，還來不及翻身，就被先前迎奉諂媚你的人，踏在腳底下，絲毫動彈不得。

天真活潑的孩子們，最富於同情心，他們爲了憐惜黃花的飄零，捧着瓷碟，隨着花瓣的飄落而奔跑，他們是那麼有耐性地守候着，即使只盛到一小片沒有沾塵土的花瓣

，也立刻爆出响亮的笑聲。

望着他們那種憨態，不期而然地想起七年前，在故鄉的小河邊和我共捕飄零的黃花的英姐來。

時間像風一般疾速地飛逝，如今，我們已經天各一方，不能終日厮守在一起。我爲了未來的職業，遷居於這綠色的海濱，而英姐却投入伏龍山，繼續她未修完的學程。

天不從人願，好幾次，我們都設法聚居在一起，人爲上的困難，力量薄弱的我們，是無法克服的，迫不得已，我們忍痛的改變了初衷，攜手遊遍芳叢，在山之崗，河之濱，飽看朝暉夕照，領賞大自然的恩賜。我曾爲了我們的分離而黯然神傷，置身於這異鄉，孤身隻影，捧起我無限盡的旅愁，在月明之夜，更容易觸起我的愁思。英姐，你知情否？

在朋友羣中，我終於覓到一位伙伴。她是個恬靜溫柔的姑娘，和英姐相彷彿，不輕易啓齒。我們相處得那麼投機，河畔、黃昏道上、書店、戲院，常有我們的踪跡，能够找到她的地方，也不難發覺我。我如姐姐般的親愛她，常逗她講話，和她談論各種有趣的事情。爲什麼我如此喜歡她呢？只因爲她和英姐的意氣相近，和她在一起，就好像回到英姐的身邊，一切都有依靠了。

媽很爲了我的任性而擔憂，謝老師臨走時，也曾勸我說：「你得把你的脾氣改一改。」

當時，我只一笑置之。爲什麼一定要張開虛偽的笑臉去迎奉他人呢？我不再介意他們的忠告了，隨着年歲的增加，我深深地感到這事態的嚴重性，偶而一次無意的談話，引起同學們對我的誤解，都說我傲慢，自鳴清高，使得我心裏不好受好幾天。這一打擊，加強了我對人生的認識。

一年來，我都爲了自己理想的幻滅，恍恍惚惚，用無言的沈默來摧殘自己，自個兒沉湎於憂悵中。對於一切人事都漠然處之！我寄情於山水，不愉快的心情被山雲氣所陶冶，自然而然地曠達起來，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因此不會爲利祿所薰心，成天患得患失，這也是我領悟到的擺脫世俗煩惱的秘訣。長依在柔情的流水畔，性子也變得溫和、平靜了，媽該放心呵！

我永記得一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這首詩的最後一段：

「我們永遠向前憧憬，儘管生活在陰沉的現在，一切都是暫時的，轉瞬即逝，那逝去的將變爲可愛。」

受了這首詩的影響，我對人生產生了新的觀念！英姐！你該爲我祝福呢，我將開始我的生命史上新的一頁，不再是淘氣的孩子了！

把本刊的缺點，告訴我們；
把本刊的優點，告訴朋友。

湖上盪舟

茶文甫

陳寅蘭伸了一個懶腰，接着便把兩隻胳膊擡在圓背籐椅後面。船身仍隨着槳聲搖擺，她把注視湖景的目光收回，突地瞥見坐在對面的何英中，他正用貪婪的神情看着她。她想，她這時的姿態一定很動人，如果祇有他和她在一起，他一定會狂吻她，愛撫……但現在不會，船上有媽媽，弟弟，妹妹，還有金先生。她是可以像個高貴的有教養的女孩子坐的樣子。可是，這樣舒服，她不想改變自己的姿勢。她不在乎他對她的觀感。媽媽，金先生他們對她的看法，她也不在乎，他們都是僑君子，她已看穿了他們。她不會敬他們，也不會敬媽媽。人人都自私自私……

媽媽說：「今天天氣真好，不冷不熱。」

金先生說：「熱情的片子，不能不看。」

媽媽說：「我不想動，春天氣候很悶人。你是說電影？」

金先生說：「笑破了肚皮。當然是電影。很熱情的女主角，故事誰都想不到。」

媽媽說：「他爸爸真叫人掃興。他不喜歡遊山玩水，也不喜歡划船。」

金先生說：「人多了沒意思，人少了味道不同。」

是的，沒意思，她不想聽他們談話。媽媽和金先生談不攏。但是他們要乾枯地談，談……他們不給她機會，如果她和金先生一起划一隻小船，情形也許會不同。只現在是沒有希望了。這是一面很密的網——用人結成的網，緊緊地纏着她，她祇好看他們，聽他們談話。

弟弟說：「那個傢伙游泳了，穿紅褲子。」

妹妹說：「我在看連環圖，你看，這個壞蛋真壞，他在欺侮小丁丁。」

弟弟說：「我能下去游泳就好了。妹妹，你要下水嗎？」

妹妹說：「小丁丁哭了，真可憐。你應該去救他。」

弟弟說：「妳沒有聽我的話。」

妹妹說：「你也沒有聽我的話，沒有保護小丁丁。小丁丁掉進魔窟了。」

弟弟說：「我才不要理妳哩。媽媽，媽媽！我要游泳。」

媽媽說：「不可以，水深，天太冷。誰游泳了呢？他爸爸的脾氣好怪啊！」

金先生說：「男人的脾氣都不好。昨天我看見一個人，在公共汽車站賣票處，打破玻璃窗，

還打了賣票小姐兩記耳光。」

媽媽說：「胡說八道！不是真的吧？」

女賣票員，為什麼要挨打？服務態度不好，輕視顧客，誰知道？他愛她又恨她。打她，咬他的肉，會洩憤嗎？何英中對她微笑，作會心微笑狀。她不喜歡他。是媽媽要他來的，如果她早知道他會來這兒遊湖，她就推說頭痛，功課忙，不會和他坐在這隻船上。她恨媽媽，媽媽為什麼一定要把他和她繫在一起。他是她的鄰居，身體很結實。他陪她游泳，打網球，看電影。他還送她一輛女用跑車。媽媽就認為她喜歡他了嗎？可是，她一點都不喜歡他。她和他在一起，是因為自己太寂寞，需要有人陪着她。需要和異性朋友來往，聽男人粗糙的說話聲音。男人打女人，女售票員很痛苦吧？金先生在街上，紅燈出現，他停車，看一個漂亮的女孩。火車平交道柵欄放下時，一個高大的陌生男子，站在妳身旁說：「喂，好漂亮的小姐，我可以和妳講話嗎？」女同學都罵男生「死相」，男生真討厭。老師也喜歡女生的好成績，好品性……

妹妹說：「我的圖畫書看完了，你要看嗎？裏面有小丁丁。」

弟弟說：「那個女人又游泳了。誰看圖書畫？那個男人抓着小船上的槳呢！」

妹妹說：「太陽真大，曬死人，頭都曬昏了。」

媽媽說：「你是個小傻瓜，把身上的毛衣脫下來。兒女的債真還不清啊！」

金先生說：「多爲自己，少爲兒孫吧。兒孫自有兒孫福。」

媽媽說：「他爸爸真可憐，爲了兒女勞碌了一輩子，孩子們都不喜歡他。」

金先生說：「有妳喜歡就夠了。」

媽媽沒有講話了。爲什麼不回答呢？我也不喜歡爸爸。當然，這回答是多餘的。他們自己內心有數。船上有這麼多人，他們不能講內心的話，如果祇有他們兩個人在一起。媽媽會對金先生怎樣說法呢？你這沒良心的人，還要吃我丈夫的醋？他想不到他們會說些什麼，這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比最難的數學習題還難懂。媽媽快四十了，要比金先生大八九歲，可能還要大得多些。她一直以爲金先生對她很有意思。金先生讚美她，在言語和動作上都表現出非常喜歡她的樣子。她想有一天他會吻她，要求她嫁給他。但萬萬想不到，她會親眼看見金先生和媽媽緊抱在一起。他熱烈地吻媽媽，媽媽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冷視着半空……當時的感覺，她自己說不出，想到那情景，她就感到混亂——神經和錯覺都錯亂。媽媽的事，親生女兒能管嗎？可是，爸爸怎麼辦呢？爸爸真可憐。媽媽什麼要這樣做呢？坐在船上，和金先生談天。大家都瞪着眼睛看着他們。他們把妳當傻瓜，認爲妳什麼都不知道。妳又知道什麼呢，知道了也不能說，那是妳的媽媽，還影響到爸爸的面子。痛苦啊！痛苦。

媽媽說：「想起來我真要進尼姑庵。」

金先生說：「誰都一樣，看破紅塵就好了。看不破，沒有辦法。」

媽媽說：「柴米油鹽煩死人，那個要錢，這個人生病，沒有兒女的人多享福？」

弟弟說：「看啊，那個傢伙不會划，撞上那隻大船了，真好玩！」

妹妹說：「你的心不好。有什麼好玩的，人家有危險，你就高興了。」

弟弟說：「船撞翻了，才够刺激。妳是小孩子，不懂，不懂。」

金先生說：「妳聽聽妳兒子講的話，他幾歲了？」

媽媽說：「十四歲。現在的小孩子都很野。看完電影回來，就動槍動棒的，真不得了。他爸爸也不管。」

爲什麼又提到爸爸？爸爸不會知道這件事吧？知道了又怎麼辦？會吵架嗎？會離婚？在她知道第二天晚上，她就要告訴爸爸了。爸爸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捧一本厚厚的線裝書，戴着眼鏡，起勁地閱讀。她跳進客廳，就要大聲地喊爸爸，不要看了，趕快去捉姦。可是看看爸爸那種悠閒自得的輕鬆樣子，真不願意使爸爸苦惱，非常激動，她知道自己的感情。這時，她非常氣憤。看到金先生和媽媽、妹妹一道出去了；她恨他們，她恨金先生。她坐在長沙發上看報，他走近她，仔細地打量她。自從她看到他和媽媽有親熱的鏡頭之後，她就非常討厭他了，他也坐下來，和她並排地坐下。她爲了表示厭惡，挪動了身體，使他們之間的距離，特別大些。妳長大了，愈來愈漂亮了。唔，何必損我！你這孩子歪心眼兒真多，爲什麼要損我，我說的真是話。在他心中，她不是漂亮，她不知道。但長大了是不錯的。讀初一時，他開始爲她補習英文和數學。過了六年，她的確不再是孩子了，但爲什麼仍把她當孩子看待？有時，他會拍拍她的頭說：「孩子，妳不懂，用功念書吧，這些是大人做的事。」或是說：「不要性急，長大了，妳會明白的。」

媽媽說：「十四歲。現在的小孩子都很野。看完電影回來，就動槍動棒的，真不得了。他爸爸也不管。」

爲什麼又提到爸爸？爸爸不會知道這件事吧？知道了又怎麼辦？會吵架嗎？會離婚？在她知道第二天晚上，她就要告訴爸爸了。爸爸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捧一本厚厚的線裝書，戴着眼鏡，起勁地閱讀。她跳進客廳，就要大聲地喊爸爸，不要看了，趕快去捉姦。可是看看爸爸那種悠閒自得的輕鬆樣子，真不願意使爸爸苦惱，非常激動，她知道自己的感情。這時，她非常氣憤。看到金先生和媽媽、妹妹一道出去了；她恨他們，她恨金先生。她坐在長沙發上看報，他走近她，仔細地打量她。自從她看到他和媽媽有親熱的鏡頭之後，她就非常討厭他了，他也坐下來，和她並排地坐下。她爲了表示厭惡，挪動了身體，使他們之間的距離，特別大些。妳長大了，愈來愈漂亮了。唔，何必損我！你這孩子歪心眼兒真多，爲什麼要損我，我說的真是話。在他心中，她不是漂亮，她不知道。但長大了是不錯的。讀初一時，他開始爲她補習英文和數學。過了六年，她的確不再是孩子了，但爲什麼仍把她當孩子看待？有時，他會拍拍她的頭說：「孩子，妳不懂，用功念書吧，這些是大人做的事。」或是說：「不要性急，長大了，妳會明白的。」

媽媽說：「十四歲。現在的小孩子都很野。看完電影回來，就動槍動棒的，真不得了。他爸爸也不管。」

爲什麼又提到爸爸？爸爸不會知道這件事吧？知道了又怎麼辦？會吵架嗎？會離婚？在她知道第二天晚上，她就要告訴爸爸了。爸爸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捧一本厚厚的線裝書，戴着眼鏡，起勁地閱讀。她跳進客廳，就要大聲地喊爸爸，不要看了，趕快去捉姦。可是看看爸爸那種悠閒自得的輕鬆樣子，真不願意使爸爸苦惱，非常激動，她知道自己的感情。這時，她非常氣憤。看到金先生和媽媽、妹妹一道出去了；她恨他們，她恨金先生。她坐在長沙發上看報，他走近她，仔細地打量她。自從她看到他和媽媽有親熱的鏡頭之後，她就非常討厭他了，他也坐下來，和她並排地坐下。她爲了表示厭惡，挪動了身體，使他們之間的距離，特別大些。妳長大了，愈來愈漂亮了。唔，何必損我！你這孩子歪心眼兒真多，爲什麼要損我，我說的真是話。在他心中，她不是漂亮，她不知道。但長大了是不錯的。讀初一時，他開始爲她補習英文和數學。過了六年，她的確不再是孩子了，但爲什麼仍把她當孩子看待？有時，他會拍拍她的頭說：「孩子，妳不懂，用功念書吧，這些是大人做的事。」或是說：「不要性急，長大了，妳會明白的。」

媽媽說：「十四歲。現在的小孩子都很野。看完電影回來，就動槍動棒的，真不得了。他爸爸也不管。」

爲什麼又提到爸爸？爸爸不會知道這件事吧？知道了又怎麼辦？會吵架嗎？會離婚？在她知道第二天晚上，她就要告訴爸爸了。爸爸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捧一本厚厚的線裝書，戴着眼鏡，起勁地閱讀。她跳進客廳，就要大聲地喊爸爸，不要看了，趕快去捉姦。可是看看爸爸那種悠閒自得的輕鬆樣子，真不願意使爸爸苦惱，非常激動，她知道自己的感情。這時，她非常氣憤。看到金先生和媽媽、妹妹一道出去了；她恨他們，她恨金先生。她坐在長沙發上看報，他走近她，仔細地打量她。自從她看到他和媽媽有親熱的鏡頭之後，她就非常討厭他了，他也坐下來，和她並排地坐下。她爲了表示厭惡，挪動了身體，使他們之間的距離，特別大些。妳長大了，愈來愈漂亮了。唔，何必損我！你這孩子歪心眼兒真多，爲什麼要損我，我說的真是話。在他心中，她不是漂亮，她不知道。但長大了是不錯的。讀初一時，他開始爲她補習英文和數學。過了六年，她的確不再是孩子了，但爲什麼仍把她當孩子看待？有時，他會拍拍她的頭說：「孩子，妳不懂，用功念書吧，這些是大人做的事。」或是說：「不要性急，長大了，妳會明白的。」

媽媽說：「十四歲。現在的小孩子都很野。看完電影回來，就動槍動棒的，真不得了。他爸爸也不管。」

爲什麼又提到爸爸？爸爸不會知道這件事吧？知道了又怎麼辦？會吵架嗎？會離婚？在她知道第二天晚上，她就要告訴爸爸了。爸爸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捧一本厚厚的線裝書，戴着眼鏡，起勁地閱讀。她跳進客廳，就要大聲地喊爸爸，不要看了，趕快去捉姦。可是看看爸爸那種悠閒自得的輕鬆樣子，真不願意使爸爸苦惱，非常激動，她知道自己的感情。這時，她非常氣憤。看到金先生和媽媽、妹妹一道出去了；她恨他們，她恨金先生。她坐在長沙發上看報，他走近她，仔細地打量她。自從她看到他和媽媽有親熱的鏡頭之後，她就非常討厭他了，他也坐下來，和她並排地坐下。她爲了表示厭惡，挪動了身體，使他們之間的距離，特別大些。妳長大了，愈來愈漂亮了。唔，何必損我！你這孩子歪心眼兒真多，爲什麼要損我，我說的真是話。在他心中，她不是漂亮，她不知道。但長大了是不錯的。讀初一時，他開始爲她補習英文和數學。過了六年，她的確不再是孩子了，但爲什麼仍把她當孩子看待？有時，他會拍拍她的頭說：「孩子，妳不懂，用功念書吧，這些是大人做的事。」或是說：「不要性急，長大了，妳會明白的。」

媽媽說：「十四歲。現在的小孩子都很野。看完電影回來，就動槍動棒的，真不得了。他爸爸也不管。」

爲什麼又提到爸爸？爸爸不會知道這件事吧？知道了又怎麼辦？會吵架嗎？會離婚？在她知道第二天晚上，她就要告訴爸爸了。爸爸一個人坐在客廳沙發上，捧一本厚厚的線裝書，戴着眼鏡，起勁地閱讀。她跳進客廳，就要大聲地喊爸爸，不要看了，趕快去捉姦。可是看看爸爸那種悠閒自得的輕鬆樣子，真不願意使爸爸苦惱，非常激動，她知道自己的感情。這時，她非常氣憤。看到金先生和媽媽、妹妹一道出去了；她恨他們，她恨金先生。她坐在長沙發上看報，他走近她，仔細地打量她。自從她看到他和媽媽有親熱的鏡頭之後，她就非常討厭他了，他也坐下來，和她並排地坐下。她爲了表示厭惡，挪動了身體，使他們之間的距離，特別大些。妳長大了，愈來愈漂亮了。唔，何必損我！你這孩子歪心眼兒真多，爲什麼要損我，我說的真是話。在他心中，她不是漂亮，她不知道。但長大了是不錯的。讀初一時，他開始爲她補習英文和數學。過了六年，她的確不再是孩子了，但爲什麼仍把她當孩子看待？有時，他會拍拍她的頭說：「孩子，妳不懂，用功念書吧，這些是大人做的事。」或是說：「不要性急，長大了，妳會明白的。」

祇有他們倆人在一起時，她覺得他的神情、目光和平常大不相同，有一種興奮和緊張的樣子。往往會走到她身旁，拉起她的一隻手，問長問短。她想，他一定要擁她，吻她了，她真想看看他怎樣從規規矩矩的態度，一下就變成熱烈、瘋狂，像電影中的男主角一樣，然後使她昏迷，暈倒……。很多次，她想拉着他的手，緊緊按在自己的心口，用抖顫的聲音說：「吻我吧！我愛你，喜歡你，你爲什麼老把我當孩子看待？我喜歡你的眼睛，睜細的眼睛，高高的鼻子。你喜歡我嗎？……誰會想到吻的，抱的不是她，而是媽媽。她真恨他，恨媽媽。他可能不是個壞人，而是媽媽引誘他。男人一定喜歡年青的女孩，不會愛像媽媽那樣年紀的女人。她很年青，他爲什麼不喜歡她？他和他玩在一起，就不會理媽媽，那麼爸爸就——報紙翻來翻去，看不進。她該裝得愉快些；冷冰冰的，一險假正經，就會把他的想法嚇回去。許多男人是怕碰釘子。這版是電影廣告，看起來就輕鬆多了。『應召女郎』這片子好看嗎？不好看。我看過了，很不錯。妳怎麼能看？爲什麼不能看。小孩子看了不懂，又會學壞。報紙翻過去。真氣人，爲君子。他以為他做的事，她不知道。她才不那樣笨哩！但是，她不服氣。報紙又翻過來。這片子不錯吧？不好。那麼，這部呢？他看着她，考慮一下，不像以前那樣輕易回答。他一定很了解她的心理了——實際上，她自己的想法，她根本就不知道。他側轉頭，再看她的眼睛，顯出困惑的神情。怎麼樣？妳請我看嗎？我才沒有時間請你看哩！他說這樣的話，真使她失望。但她立刻就覺得自己講話太冒失了。是的，我請你看。祇要他和他走在一起，一切問題都會解決。現在很輕易的失去這機會，她氣惱自己，但那有甚麼辦法。突地站了起來，扔開報紙。然後，她眼睜睜看他陪媽媽，妹妹出去了。他們是大人，容易找到藉口，爸爸也不會相信他

們。爸爸坐着看線裝書，妳又怎能向爸爸開口呢。

何英中說：「真可惜，沒有帶游泳褲來。」

金先生說：「天太冷了。」

弟弟說：「不冷，不冷，够刺激。」

媽媽說：「大人講話，小孩子不要插嘴。」

妹妹說：「姐姐，妳喜歡游泳嗎？」

寅蘭說：「小丫頭，別管閒事。」

弟弟說：「『鬍子』刮得好。你是小孩，誰要妳講話？你還是看妳的故事書吧！」

何英中說：「她今天很不開心，在家裏鬥氣了吧！」

金先生說：「不開心，爲甚麼？說啦！」

媽媽說：「別管她。神經病，忽冷忽熱。一會兒笑，一會兒哭的。誰都不管她，他爸爸也不管她。」

金先生說：「噢——她已長大了，恐怕有煩惱了。」

凝望

徐柏雄

我凝望繁星，好似是空閒無窮的淚滴

乃悟得天籟原是無息的哭聲

這甚麼時刻呢？當焚詩之後

當秋冬時節，塵世也拋棄了虛偽的裝飾

我是空閒殞落的一顆，飛入人間
却又似飄飄桐葉，沾染滿地泥塵
最似還是天邊的雲朵
我是雲朵的化身

何英中和金先生又作會心微笑狀。他們很得意自己的看法正確。他們兩個都是蠢傢伙。何英中看不出她不喜歡他。而金先生也察覺不到她在愛他。不，現在她不愛他，而是恨他。現時她真希望忽地起一陣大風，把船吹翻。他把媽媽，妹妹救起，落他一個人淹死湖中。最好不要淹死，由她救起，再用人工呼吸把他救活。那麼，他就要感謝她。好好請她，看待她。在一個僻靜的角落，輕輕地說：「妳真長大了」……不行。

她和媽媽在一起，誰知道他們……所講的話，所有的動作，她都覺噁心？媽媽，妳爲甚麼插進來呢？她恨媽媽。她看完了「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很同情也很喜歡查泰萊夫人，覺得她是一個勇敢的女人。現在媽媽也很勇敢，勇敢得使她恨她。那是由於妳喜歡金先生的關係？如果媽媽愛上另一個人，妳會同情她嗎？妳還時時刻刻想把事實真相告訴爸爸嗎？

她大聲說：「我不知道。」

遠方人，啊遠方人

晚星都流逝了

你低頭凝視 自己的足跡和影子

你定會想到那 溫暖的暮春

江南的三月，落花的小城

你定會想到那

最愛親近你的笑靨的流水

唉，爲甚麼它不能牢繫你的影子呢？

那影子，他把他帶到島上

在孤島的草地

無聲躺下了

大家都哄笑起來。

爸爸真可憐，結婚二十年，還不知道媽媽的心，爸爸老了，媽媽更老了。面上的皺紋，灰白的頭髮，又鬆又軟的皮膚，是一個慈祥的母親。金先生爲甚麼會愛這樣的人。她不知道。弟弟妹妹知道嗎？他們很天真，純潔，不會注意這些骯髒的事。爸爸老了，心枯了，死了，永遠想不到人世之間還有情愛：可能爸爸就是一個查泰萊，所以媽媽才會引誘——不該這樣侮辱媽媽，妳能把男人估計得多高呢？報紙上說的六十歲的老翁，會誘奸一個九歲的女孩。男人的血裏，充滿了獸性，獸性；她不該想這些想得太多。純白的蘭花，悠悠流水。吊橋上的人把橋壓成弧形。何英中一點都不可愛嗎？媽媽穿旗袍時畢直的身材。喂，妳看，甲班的胡玉琴，是個標準肉彈。能够躺在小船上就好了。金先生划船，何先生划船都無所謂。她不在乎。會說話的鸚鵡被扼死了，那恐怕牠學嘴學舌，被丈夫知道。多可怕啊！坐汽車兜風，會被撞死。可是，她不想死。她需要一個愛人，誠心誠意愛她的男人。但不是何先生，也不是金先生。是誰呢？她不知道。

她大聲說：「我不知道。」

大家又哄笑起來。

弟弟說：「姊姊！妳今天變成一個大傻瓜了。」

。

她說：「你胡說，我槌你。」

妹妹說：「妳打他，我幫妳。」

弟弟說：「妳知道他們說甚麼嗎？」

她說：「我不知道。」

大家又笑了，金先生還在鼓掌。

何英中說：「湖裏的水，給太陽一照，碧綠得好美啊！」

她說：「你還懂得美？」

金先生說：「說話客氣點啊，這樣很不禮貌呀！」

媽媽說：「你們不要理她，她這一會兒不平常，過一會兒就好了。」
金先生說：「我們應該請她唱歌，她的歌唱得很好。」

何英中說：「我雙手贊成。」
她說：「爲甚麼要唱給你們聽！」
媽媽說：「這孩子愈來愈不懂事了，真要告訴她爸爸，教訓教訓她。妹妹，妳唱一隻歌吧。」

妹妹說：「不要，不要。我要划小船。」
弟弟說：「那會淹死妳。」
妹妹說：「我不怕，不怕。我和金叔叔一道划。金叔叔和我划船嗎？」

金先生說：「我不會划。」
妹妹說：「何叔叔和我划吧。」
何英中說：「我也不會划。」
弟弟說：「我和妳划，好吧。」
妹妹說：「不要。你不會划。船會翻掉。你們都是壞人，我不喜歡你們。」
媽媽說：「唔，——不要胡鬧，不許划小船。」

姊姊說：「妹妹，不要哭，不要哭，我和妳划。」

大家都很驚異地看着她。她不在乎。她要反抗媽媽的命令。媽媽已失去被尊敬的威嚴。船上所有的人，她都不尊敬他們。金先生還想成正人君子，以爲別人都不知道他的想法，做法。金先生會對媽媽說，妳年紀大了，還有丈夫，孩子。可是，我什麼都沒有。妳不把寅蘭嫁給我嗎？和她結了婚以後，我們還可以在一起。媽媽說，不行，不行。你的心太狠，太黑。還要想我的女兒？不行。那麼，妳願意放棄自己的幸福嗎？不能，不能。我把女兒嫁給你，你還愛我嗎？愛，愛，一百個愛。電影裏很多，一個男人，同時愛上兩個女人。可不是母女兩個。她恨他，嫉妒他，厭惡他，她再不會愛他，和他結婚。他要和他划

船，把他淹死在湖中。然後，他要看着母親嚎啕地哭，傷心地哭。爸爸，妳感謝我吧！
她說：「金先生，和我划船，好嗎？」
金先生說：「不好，我不會划，也不會游泳。」

她說：「不會淹死你的。」
媽媽說：「你真是個胆小鬼，男人還不如一個女人，去吧！」
金先生說：「好，好，遵命。妳要我死，我就死在這水裏吧！」

船向岸旁划去。因爲上岸以後，才能租到小船。這時她後悔這樣提議了。她驕慣媽媽和金先生說話時的腔調，更不能容忍金先生和她單獨坐在一隻小船上的滋味。

她不能讓他在媽媽眼中，像個英雄似地死去。她不要淹死他。她恨他，是因爲他不愛她。誰知道他愛不愛她呢？她要他愛她，然後她才唾棄他，對他大聲地喊：滾吧！你這個臭男人。可是，怎樣才能如願？怎樣控制他呢？
他說：「何先生，和我划吧，我不高興和他划了。」

何英中說：「好，好，一定，奉陪。」
媽媽說：「這孩子忽東忽西，忽冷忽熱。多怪啊！」

湖水碧綠，直射的陽光刺眼，她暈旋又暈旋，誰又知道她的內心呢？

萬人企待 今始運到

黃崖著 紫藤花

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愛情長篇小說，全書十四萬言，寫來極爲生動、感人。作者說他重校原稿時，會興奮、歡悅過，也會黯然長嘆、流下熱淚。徐速先生在序言中，對本書讚譽備至，認爲這是十年來難得讀到的一部華文長篇小說。願天下有情人均能一看此書。

高原出版社出版
各大書店均有售



蕉風月刊

第一〇六期

一九六一年八月號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承印者：

亞印務公司
電話：五九五八〇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

總代理：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八〇六一六
702, 7th Fl., Y. L. Lee Building
Mountbatten Road, K. L.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 每冊叻幣三角
半年叻幣一元七角
全年叻幣三元四角

The
Chao Foon
Monthly
August 1961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Kuala Lumpur,
Malaya.